

補注備旨

四書補注備旨

增訂四書備旨序

四書講義名家總惟朱註是遵參以大全或
問語類前明鄧退菴先生備旨一書啟迪後
學至今海內傳習如布帛菽粟之無可厭數
者緣是書逐章逐節逐句逐字悉各發明其
旨趣無不與朱子相脗合斯誠初學之津梁
而亦成材之受其範圍也但書行世日久翻
刻既多訛舛不少又其甚者增刪弗當幾失

本來面目予方欲重校而釐正之適值友人
王子若攀江右名宿素與予有同志鑒此書
之沿誤遂以校訂之責委予予因欣然就事
焉竊思書名備旨謂聖賢立言每一章則有
一章宗旨是不可不潛心研究以提明者也
推之一節一句一字奧義自具並須研明予
閱坊間備旨諸刻本有不畫一者推詳玩味
不惜晝夜辛勤而黑白以顯於補入全註外

其重複酌芟之其缺略量添之即其敘講字
句舛訛亦折衷竄改之後又間載名家講義
之不刊者以補所未備總期不背於大全朱
子即其能不背於退菴先生者矣上截發明
章旨節旨尤聖賢意指所關即後學步趨攸
係舊本精確者仍之若其稍未愜心必嚴加
參酌融會諸講家妙義竊附其內要以朱子
之說為歸夫如是備旨之疏句詮字綱舉目

張本來面目庶以不失即質之退菴先生有
不默引為此書之知己哉閱六年寒暑編始
告竣因舊本上附人物典故並加檢核以便
初學覽觀是亦於備旨中求無不備之意云
爾

昔

大清乾隆歲次己亥仲春月上浣之吉江甯
杜定基起元氏題於鍾山書屋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大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菴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邗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曾子

大學章旨

曾參魯武城 此章孔子明先王立學教

人鄙國之後 人之法以詔後世大學二

頁少康封其 字是主腦分兩段看前一

次子曲烈於 段三節是統言綱領而推

節當魯襄公 其先後以結之示人以知

時邾莒滅鄆 序也後一段四節是詳言

鄆世子巫奔 條目而要其本以結之示

魯去邑而為 人以知要也通章不出三

曾氏巫數傳 綱領然三綱領又不出明

生點點生參 德後段歸到修身為本正

年十六孔子 見明德為本處講聖經要

在楚命參之 影傳語但不可顯優

楚受學焉性

大學節旨

至孝家貧食 此節言大學之綱領明明

力敝衣躬耕 德是下文格致誠正修之

大學 此書名大學者以其所載皆大人之學也
原在禮記中以記其博學可以為政也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 大學對小學言不對異
端曲學道是學的方法 在明明德 三在字俱作當字看明是用功以明
之也明德指所受於天之仁義禮智

說 在親民 親當作新是革其舊染意民是家
國天下之人不可與作百姓看 在止於至善 止字照註兼必至不遷二
意至善即明新恰好處

主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
言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

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謂曾子述聖
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言經以垂訓

日不舉火而綱領新民是齊治平之綱

曰天下有統古今上下而精其業合人已內外而究其功者大學也然其教人之道

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之學對小子言道是進為

果安在哉一在明已之明德蓋德者人所不得於天之理原自虛明但氣稟拘於生初

不受孔子之方即理之當然也明德

在新民蓋德者人所同得而非我之私得也又當推以新民使彼有是德而不能自

閒居曾子侍要充廣其明是橫說繼續

明者亦皆有以新之而去其舊染之汚焉此大人有用之學也一在止於至善蓋吾

凡王朝家國其明是監說新民雖兼養

之禮經常權在內却重教不重養至善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至善也又必當使已德無不明民德無不新恰好至當不

變之宜靡不是無過不及所在與安小

復遷動而之他以此止於至善焉此大補註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

反覆窮詰焉成狂近功對看

人體用會極之學也大學之道如此蓋虛則有以具眾理靈則有以應萬事明之

○曾子志存知止節旨

功照下知以啟明之知止止即指至善與上善以志言定而后能靜

孝道齊嘗聘此推至善之所由止兼明

端行以致明之實知止止即指至善與上善以志言定而后能靜

以為卿而不新在內重知字至善最難

靜是凝乎至善而止之至善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

就曰吾父母知到知止時是物格知至

善以心言靜而后能安安是依乎至善以事言慮而后能得是

老食人之祿也知止即得止中間定靜

兼明新言言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其所止然明德

則憂人之事安慮之驗是知止后自然

由得至善而止之惟先知所止則識無所蔽者理自無所昧而后吾之志有定矣志

故吾不忍遠相因妙處一有字領四能

既有定則內念不與外物不搖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既能靜則憧擾不形隨

親而為人役字靜安慮得又皆定中之

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

○曾子耕泰能事也定靜安在事未至

而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皆合乎當然之則而后明德新民之至善

山下雨雪不之前慮在事方至之際慮

而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皆合乎當然之則而后明德新民之至善

得歸思父母為知得緊要關頭蓋知是

所在皆得○物有本末物以形體言指明德新事有終始事以作為言指知上能口

作梁山吟○平素工夫慮又臨時研審

而止之矣○物有本末民本是根本末是梢末事有終始得終是究竟始是發端矣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

禮泣下沾襟是與至善為一

曰往而不可

遠者親也子

欲養而親不

待是故推牛

而祭不如雞

豚之逮親存

也初吾為吏

祿不及釜尚

欣欣而喜者

非以為多樂

其逮親也及

親沒吾南遊

於楚得尊官

焉猶北面涕

泣者非以為

賤悲不逮吾

親也孔子以

其能通乎道

故授之一貫

一番得止非偶合非襲取

物有節旨

上兩節只渾說此節指出

次序來明新兩物而內外

相對故曰本末知得一事

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二

句亦不平事即物中之事

也此知字又在知止前後

看近道是有下手處

古之節旨

此舉古之為學次第以著

綱領之條目所謂其序不

可紊而功不可缺也於天

下本屬新民而乃曰明明

德正見新民不出明明德

之外故治齊亦是明明德

於國與家耳天下與國均

此井田學校而遠近分國

與家均此老老幼幼而親

疎異欲修正是先立其

大而小者不能奪也欲正

知以用功不紊言先

指本始後指末終

則近道矣

近是庶幾不甚相遠

王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合而觀之明德新民皆性中物也然明德為本新民為末非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物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非事有終始乎誠知本始所當先而先之末終所當後而後之則進

為有序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庶近乎大學之道矣

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

古是古人古之二字直貫一節欲心中願欲明明德於天下見

得新民是明德中事文見得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明德也

先治其

國

治我去治之也有

立標準胥教誨意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齊我去齊之也有

篤恩義正倫理意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

修是檢制有慎

舉動公好惡意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該動靜正者敬以

直內虛以應物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

意

意者一念善惡分路之

始誠者去妄存真也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即明德發處所以辨別善

致

知在格物

物有物之理格

王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

物即窮理之謂

言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謙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

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不觀之古人乎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遠求之天下也必先治其國

言以為天下觀感之地焉欲治其國者不遠求之國也必先齊其家以為國人興化

之自焉欲齊其家者不遠求之家也必先修其身以為家人倡率之原焉欲修其身

者豈徒求之身哉先正其心以端一身之主而已欲正其心者豈徒求之心哉先誠

居曲阜鳴泉先誠是實其所發以養其
不入城郭又所存也朱子謂誠意是人
會子行孝枯鬼關致知是夢覺關致知

井湧泉○曾是全體說格物是零碎說
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
參唐高宗贈少保加太保
配享封成伯先後故曰在

宋改武城侯物格節旨
修而後家齊家齊是家人
家齊而後國治國治即百
姓昭明意國治而後天下平

加廊國公元此節覆解以明上意與上
加宗聖明改節俱說工夫數而后字正
宗聖曾子形出必當先意前知止就

事上說此知至就心上說
至與致不同致是推致方
為也至則已至知與意相

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
一大截直貫至平天下住
意誠指一時一事言心正
指全體渾然言齊治平俱

兼化之處之說
自天節旨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
正總完得修身而齊治平

其意以實吾心之發而已欲誠其意者豈徒求之意哉先致其知以析真妄之幾
而已至於致知則何在哉在即事窮理而格天下之物焉此古人為學之次第也○

物格而后知至物格是逐事理會過了到知至則一
原貫通此而后字較急之說亦勿泥知至而后意誠逐個而后各有
得字意誠是一念不意誠而后心正心正是心體心正而后身修身是身有檢身
款真實好善惡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是身有檢身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由也天子是至尊貴者至字中間包諸
侯卿大夫及士在內庶人是凡民之俊秀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
格致誠正已該在修身內言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其講自然就八條

上自天子之貴下以至於庶人之賤凡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壹是皆以慎修其身而

皆起於此信乎明德為本而修身正其本也蓋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身天子有平治之責者庶人無國與天下然有家亦可言木此正言以結之也

其所薄者厚 所薄指國與天下厚即治平意未之有也 未指家國天下治即齊治平意否是無是理 其所厚者薄是

此反結本之當重以足上節上下須串說不可以修身齊家平對所厚者薄根不能修身以齊家來是未不治的起頭猶云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

其本節旨 夫合天下之人固當以修身為本然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則身為本而家國天下為未使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則其本亂矣而未猶然治者否矣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雖其理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苟身之不修是在家不能親其親長其長則所厚者且薄而於國與天下所薄者反厚决未之有也有志於大學者不可不前結本末而帶始終後結本末明德以修身哉

而帶厚薄正是血脈流貫處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

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 康誥武王告康叔之語也 克明德 明也德即明德也 克能也 明德者稽諸古訓而有徵矣觀周書康誥有曰人皆有此明德但為氣拘物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緝熙敬止克明其本明之德焉

○**太甲** 太甲伊尹告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顧諟天之明命 顧是常常顧視惟恐失之也兼靜存主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動察說天之明命即明德根源處 言諛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

康誥章旨 此章釋明明德之義引書以見夫子之言有所自也三聖俱就現成說不分淺深只平敘過注重末句 康誥節旨

小子封惟乃
不顯考文王
克明德慎罰
又曰應保殷

太甲節旨

民亦惟助王
宅天命作新
民又曰若保
赤子惟民其

帝典節旨

康又
太甲
太甲太丁子
湯嫡孫也太

明恭讓上勿侵新民界

皆自節旨

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

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伊尹

宿學者當法意在言外

作太甲三篇
上篇云惟嗣

湯之章旨

王不惠於阿
衡伊尹作書

此章釋新民之義首節原

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以

責成君子意重末節

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
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德者但忽玩者多惟成湯聖敬
日躋顧諟上天所付之明命焉
○帝典曰 帝典是史臣
贊堯之辭 克明峻德 峻訓高大是無限
量意只就堯一身

上 帝典堯典虞 由太甲溯而上之則有堯觀虞書帝典有日德之在人全體本
說 書峻大也 極高大但人皆被私欲狹小惟帝欽明文思克明其峻大之德
焉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 結所引書皆言 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皆自明也 所言是自明已德之事 言自明已德之意 要其旨皆所以自明

已德也有志大學者 顧麟士曰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意也下德
可不以三聖為法哉 補 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
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過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皆字總承三書見
于聖相傳只是一脈自字甚重雖贊嘆三聖人言外亦須得勉勵後人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 銘是刻銘於 盤上以自儆 苟日新 苟是果能意日是一日 日日新 日日主
又曰主提振意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
又非終之謂 言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
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 經文所謂在新民者稽之古聖人可見
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矣觀成湯之盤銘有曰人之洗心如洗
身苟能一日去其舊染之汚奮然自新即當因其日新者而日日接續
以新之又日提振以新之使私欲淨盡有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 ○康誥曰作

○皆自明也 皆指三書說自明謂三書 結所引書皆言 夫三書之言雖異而

已德也有志大學者 顧麟士曰三引書大約於上兩字一頓是釋明之意也下德

可不以三聖為法哉 補 字及天之明命字峻德字是釋明德義也明命雖說源頭峻

德雖說高大然不甚重若過作較量則便妨下自明一結皆字總承三書見 于聖相傳只是一脈自字甚重雖贊嘆三聖人言外亦須得勉勵後人意

承上下神祇

帝典

湯之節旨

盤者常用之器銘則欲其

曰若稽古帝

堯曰放勳欽

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

上下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

章百姓百姓

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

時雍

湯名履一名

天乙主癸子

契之後也契

姓子氏為唐

虞司徒封於

商湯為夏方

伯得專征伐

此章引詩釋止至善而明

新 作者使其覺而不迷勤而(註)鼓之舞之之謂作言(註)觀周書康誥有曰商民雖不惰也新民二字相連(註)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註)染舊俗豈無自新之機為人上者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修其作之之具勞來匡(註)詩曰周雖舊邦言周直詳其作之之術使之舍舊而遷善焉武王之作新如此

稷以來舊為(註)其命維新(註)國勢運會有個煥發(註)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諸侯之國(註)景象便是文王新命(註)言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註)觀大雅之詩有曰我周自后稷以來雖是舊邦至於文王而聖德日也(註)新民風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而命維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子無所不用其極(註)承上文來君子泛(註)自新新民皆欲(註)由湯文武觀之是皆所以凡有新民之責者自新必如湯之曰新又新新民(註)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必如周之作新新命皆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已矣(註)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於此可見

是故君

右傳之三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註)邦畿喻至善千里是輿圖之廣(註)惟民所止(註)止是(註)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

也(註)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哉嘗攷於古而得之矣商頌玄鳥之詩云王者(註)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是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

凡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亦猶是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註)止是樓止丘隅是山岑高

也(註)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

也(註)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哉嘗攷於古而得之矣商頌玄鳥之詩云王者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實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是惟民之所止也即詩言觀之可見

夏桀無道湯新及知止能得意皆在其故桀于南巢中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

木森蔚子曰於止此止字以其所止此止字可以入而不如鳥乎人不如鳥就詩

是時三千諸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侯大會湯三言至善富止舉文王敬止

雅繡蠻之篇繡蠻鳥聲三隅岑蔚之處子曰以講小雅繡蠻之詩云繡蠻其聲之黃

讓諸侯皆推為法四節五節分言明德湯然後即天新民主至善之實要含咏

靈可以不知所止曾鳥之不如乎即詩與子言觀之可見至善所在人當知所止也

子位○古之嘆淫洗意

○詩云穆穆文王穆穆以德言於緝熙常光明意敬止此敬字舉全體言

帝王盤盂皆曰邦畿則中正而非僻陋

指治止於仁仁謂視傷為人臣指事止於敬敬兼內外為人子指事王止於孝孝不止

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觀之所曰千里則廣大而非

兼繼為父父指訓武止於慈慈是創丕顯之謨與國人交國人如內而師傅外而友

而夙夜不忘狹隘之所喻言至善之所也湯沐浴之在也玩惟民所止口氣隱

述說是交是止於信信是誠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盤而刻銘為然有至善亦人心之邦畿戒蓋取澡身聽人自止意但此重在邦

相接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求其能止至善者

浴德之意故章不重民止須味一所字云日新又新章句物字指明新言

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無疑矣其惟文王乎大雅

邦畿世紀云天子此承上節從止字出知字

所謂敬止如何如仁者君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君則以心行政而止於仁敬者臣之

畿方千里曰緡如咏嘆長言笙簧迭奏甸服甸服之蠻如南冠之操馭舌之音

繼承而止於孝慈者父之至善也文王為人父則積德昌後而止於慈至於統御國

內曰京師止以地言孔子說詩意是

如此此文王之自然而得所止也學者即此五者曰用人倫之大而推之天下之事

土高曰丘丘警醒世人非贊黃鳥也

隅山之一角 穆穆節旨

峻處岑高森 此節舉文王之止至善以

蔚乃羅網弓 立則也合明新說最重引

矢所不到者 詩以穆穆發端而終以敬

文王 正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

周季歷古公 義註解緝熙雖對說而或

少子娶大任 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

生子昌有聖 則意主串遞可知按語類

瑞古公因欲 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

傳位季歷以 收歟處或問小註却云緝

及昌長子奉 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

伯知之與弟 工夫兩說不同細推之就

仲雍亡之荆 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

纘季歷受傳 能如此就學者法文王說

至昌為西伯 則緝熙是要緊工夫詩辭

六州向化及 自合就文王說敬在心止

子發立克商 在事二字領下是綱五者

而有天下追 有在明明德邊者即明明

諡文王○文 德之至善有在新民邊者

王懷保惠鮮 即新民之至善 瞻彼節旨

無不有以得其 詩云瞻彼淇澳 瞻是視淇澳 是水邊彎曲 菜竹猗猗 菜是青色 有斐君子 指武

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四如字君子知 瑟兮僖兮 瑟是不粗疏橫說僖是不怠 赫兮

喧兮 註宣著盛大是總解赫喧詩註則以 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終是終身 詩辭止此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 以知言下各句俱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以行言自字要 玩即由己之義 瑟兮僖兮者愉

慄也 愉慄是嚴敬存於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威儀是光輝形於外 有斐君子終不可

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盛德至善謂盛德底於至善民指當時之民不 能忘就其德之感人處言未說到澤之及人處

言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瑟嚴密之貌 僖

武毅之貌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諠忘也 道言也 學謂講習討論之事 自修者省察克 治之功 愉懾戰懼也 威可畏也 儀可象也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

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 卒乃指其實而嘆美 之 善於衛風之詩見明明德之止至善焉 詩云瞻彼淇水之澳 菜竹猗猗而美盛

也 況我有斐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其用功之密如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由是內焉瑟兮而嚴密僖兮而武毅外焉赫兮而盛大喧兮 而宣著此有斐之君子終不可得而諠忘兮 詩之所言如此由今釋之所謂如切如

於西土小心此節咏嘆明德止至善

服事厘明聖之實詩辭只輕敘過重釋

之戴於天王詩上有斐是說做成君子

朝寢門而修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

世子之禮篤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骨

燕翼而創丕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

顯之謨至於析故屬窮理玉石渾堅難

虞芮質成反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

爭為讓其信私學修是求止之功惴慄

孚與國可知威儀是得止之驗惴慄兼

也動靜言威者儼然人望而

淇澳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

此詩衛人美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

武公之德而容飾而已明德是得於稟

作國語云武賦之初盛德是得於踐履

公年九十有之後盛德而不可復加即

五猶箴儆於至善也通節歸重在此不

國曰自卿以能忘在秉彝上說未說到

下至於師長德澤及人道學以下是借

礎者言君子之窮理講習以究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

君子之過欲省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密也瑟兮僖兮者言君子理

念精明不假矜持自無放惰恂謹而悚慄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純一積中無事表

裏光輝自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由學問

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其盛德已底於至善所以民同然之心自

然仰慕而不能忘也明明德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端新民之本哉

○詩云於戲

前王不忘不忘是思君子賢其賢賢者憲章意其賢指文武之謨烈言而親其親

此以沒世不忘也此指上賢親樂利以是所以意沒世言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

小人樂其樂小人是後世之百姓樂有安而利其利利有便益意其

言此指文武身沒言不忘是愈久愈思意言數辭前王謂文武也君

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

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嘆淫洗其味

深長當置又於烈文之詩見新民之止至善焉詩云於戲惟我前王人不能忘夫前

熟玩之言王何以不忘哉蓋由後賢後王觀之舊章成憲是其賢也使後之君子得

以賢其賢而率由不違創業垂統是其親也使後之君子得以親其親而繼承不替

由後民觀之風俗美是其樂也使後之小人得以樂其樂而長享太平分并授塵

是其利也使後之小人得以利其利而永沐膏澤此所以前王既已沒世而後之人

蒙其澤者猶思慕之而不忍忘也新民之止至善如此不有以為明明德之駿哉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而利其利

而親其親

恭於朝以交
戒我遂作懿
人不忘上四其字指前王

下賢親樂利四字是前王
新民主至善處要重發上

賢親樂利四字是後人沐
其餘澤處須唱嘆傳神舊

章成憲該得嘉言懿行創
業垂統該得建國分封樂

在太平之化是教上事利
在衣食之資是養上事上

節不忘是佩服其德此不
忘是感戴其恩

聽訟全旨
此章引聖言以釋本末獨

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
此以無訟使無訟分本末

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
無訟句推出知本來全在

使字上見無情何申無訟
大畏何申使字不曰民心

而曰民志從辭所由起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聽訟是聽斷民訟之是非曲直猶
人言雖不能過人而何可以及人必也使無訟乎也

無情者實之人不得盡其辭
字看大畏民志

此字指孔子所言知本謂必已德明然後
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
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本末者何哉嘗得之夫子之言矣
夫子嘗曰聽民之訟而判其曲直者吾尚可以猶

夫人也必也使民曲直兩忘自然無訟
乃為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爭訟之人本無

情實也今日無訟是聖人能使無情實之人
不得盡其虛誕之辭蓋由我之明德既

明自然有以大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
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謂知明德為新

當後者不可推乎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如此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

此謂知本
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
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令亡矣
今指朱子之時此章舊本通下

說也民志之畏畏天理畏
良心耳蓋無訟者民德之

新是未即大畏民志亦屬
新民上所以大畏者由明

明德而然方是本必已德
明然後民德新其本未較

然則用功之先後從可知
矣下章知本二句原屬衍

文但出此題不妨即以知
本二字統得格物致知全

功立說
補傳全旨

此章朱子補釋格物致知
之義分四段看言欲二句

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
之靈六句推格物致知之

由是以五句詳格物致知
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

物致知之效末二句乃結
言之莫不有知知字指人

心本然全體之知說已知
之理知字指一端發見之

下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間指近日言竊取是謙辭程子是程
曰所謂致

知在格物者
此句述經文
言欲致吾之知
致是推致知是吾心良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就也物字泛

說窮是研究理
即物中之理也
蓋人心之靈
靈指虛靈言
莫不有知
知即本然之良知
而天下之物
物是事物
莫

不有理
理是事
惟於理有未窮
未窮是未考窮到盡處
故其知有不盡也
不盡是不能滿本然之量是

以大學始教
始教是起初教人
必使學者
學者指入大學之人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

理
已知指心而益窮之益是更加意
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理之盡處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
一旦就覺悟之時言對久字看豁然
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
表

理之大綱裏是理之節目精是理之細
微粗是理之淺近無不到是格得詳盡
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全體以

言大用以此謂物格
此指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言
此謂知之至也
此指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言
講
朱子補

傳曰大學傳之五章蓋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篇已亡失矣然格物致
知乃學者最初用功處是誠不可闕者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

謂致知在格物者其義為何言欲致極吾心之知使無一不明在即天下之物
而窮盡其理使無一不到也蓋人心之虛靈莫不有本然之知而天下之物

知說格物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須無所不到方是格物朱子補此章書但欲理明不規規於文體意似簡括程子九條之義源流功效無不具舉字字精細步步著實踐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此章專屬知明善之要下章始屬行誠身之本

誠意章旨

此章釋誠意為單傳足大學要緊關頭跟定致知來首節正釋誠意在戒欺求慊而用功則歸慎獨二節言不能慎獨之弊三節明獨之當慎末節指能慎獨之驗而結其當誠意也

誠意節旨

毋自欺四句言用功當如

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惟於理之在物者未加窮究之功故其知之在心者未盡其本然之量也是以大學始教於誠正修齊治平未暇及也必使入大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吾心已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以求至乎其知之極也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開悟貫通焉則眾物之理或表而大綱裏而節目或精而細微粗而淺近見無不到而吾心具眾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用亦通其故而無不明矣夫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即經文物格之謂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即經文知至之謂也入大學者可忽於斯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毋字是誠意者自家禁止如惡惡臭如是譬如惡

嫌污穢則務決去

如好好色

好好色是真心喜好美色則必求之此之謂自謙此指上二句說慊訓快足快者

其好善惡惡之分量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故字承自欺自謙來獨指心所獨知言慎是審其實不實之幾而謹之誠其意者自

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言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也蓋君子於格致之後既知為善以去此以審其幾焉言惡矣苟不能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欲誠其意者毋自欺其本心之明也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之誠而務決去之其好善則如好好色之誠而求必得之此之謂自慊其好善惡惡之心殆快足於已無餘憾矣然其欺與不欺蓋有他

此末句言用功正在此誠
意者只一毋自欺盡之如
惡二句申毋自欺自慊本
好惡不自欺說以用功言
不以成功言玩此之謂三
字只承上可見獨處時接
人時初發念時正應事時
俱有獨知獨與幾有別幾
是念頭善惡初分途處獨
即初發時惘然不昧者也
慎承去欺邊正毋字之實
功

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君
子必慎其獨以審其誠意之幾馬
○小人閒居閒居對見君子說為不善為字只就意說

無所不至亦只形容無忌憚意見君子是見誠意慎獨之人而后厭然註訓消沮閉藏盡之揜其不善是遮蓋其實惡而著

其善是粧飾其虛善詐善正所以揜惡也此即厭然之事人之視已人即上君子已即小人如見其肺肝然是見透他心裏之事則

何益矣何益是無補於揜著之勞意此謂誠於中形於外用此謂是引成語此字總承上文無所不至正小人誠中處如見肺肝正小人

形外處此誠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故字作所以字承誠中形外來君閒居獨處也子即上節君子獨字亦與上節同○厭然消沮閉

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
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

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講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故當閒居獨處之地以為入莫
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講予觀肆為不善之事無所不至自欺甚矣及見誠意之

君子而后厭然消沮閉藏揜其所為之不善而著其虛偽之善殊不知君子之人視
已如洞見其肺肝然是惡不可揜而善不可詐則何益之有矣此正所謂誠有是惡

於中則必形是惡於外故君子重以曾子曰是引曾子之言十目所視十非實數只
為戒所以必慎其獨而毋自欺也子之言○十目所視形容其多意十手

所指所視所指非真有視指也總見善惡不可揜便覺有許多指視耳其嚴乎嚴是凜凜森森意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

之不可揜如此講然小人之忽於獨者亦未知獨之可畏耳曾子平日有曰人以為
可畏之甚也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之不知善惡纔有其意便有其象

肺肝
丹溪心法云

五臟者心肝
賢肺脾也○

五臟肝仁肺
義仁者好生

肝木之精也
萬物始生於

東方也義者
斷決肺金之

精也西方金
成萬物也

小人節旨
此特舉自欺之甚者以為

戒為不善即不慎獨註云
消沮者愧怍則神消氣沮

閉藏即下揜惡著善消沮
自去閉藏不平如見句不

必專指君子所謂司馬昭
之心路人皆見之誠中形

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只
主惡言上節慎獨固直下

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只
主惡言上節慎獨固直下

承當此節慎獨尤痛加警省

會子節旨

上文兩言慎獨此節正提

撕獨字又通章緊要處會

子曰三字煞有義味十日

十手以視指之眾言有意

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

視緊要在一所字一念偶

動即其所也其嚴乎三字

極危悚善惡無中立才出

於善便入於惡可畏之甚

統君子小人言之

富潤節旨

此言慎獨之效潤屋不作

喻說只借以引起潤身潤

與著對表暴於外謂著浸

濯於內謂潤德即明德潤

身且虛說體胖方是潤身

先言心廣者身本於心也

心廣體胖尙未是心正身

修然却是正修之漸通節

毋謂瞻視不及乃十日之所共視也毋曰指摘不及乃十手之
所其指也幽獨之不可揜一至於此豈不嚴而可畏之甚乎
○富潤屋潤屋華美德潤

身意誠於內謂之德潤身是光輝發越於一身
心廣體胖心廣跟意誠體胖君子與上二君子同誠必戒欺求慊慎獨
以誠其意則德全而心廣體胖斯身潤矣言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
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言獨之當慎又豈無其驗哉彼聚財而富者
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裕於用自能潤屋矣況誠意而有德者根於心生於色有不能潤其身乎蓋身之所
主者心也心之運於外者四體也意誠而有德則此心不愧不怍自然廣大寬平而
發於四體不拘不迫自然從容舒泰德之潤身如此故君子必戒

欺求慊而慎獨以誠其意也有志大學者可不以意誠為急務哉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
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

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
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

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在字作先字看身有所忿懣身當作心有所即有心之謂未至而
預期之方至而偏主之既往而凝滯

之皆謂之有所忿是則不得其正是偏有所恐懼恐是心之畏則不得其正是偏
於怒懼是怒之留於怒懼是畏之甚

於怒懼是怒之留於怒懼是畏之甚

於怒懼是怒之留於怒懼是畏之甚

皆是結語不專指故君子一句也

釋正章旨

此章釋正修之義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言心既不正不但心受其病身亦不能修末節正結註察字敬字補出正心工夫

修身節旨

經言正心原兼體用傳則就用上釋之忿懣四者須從無處發出乃可為心之累全在數有字不得其正貼心之用然用失而體亦失仍屬體上看故下接心不在恐懼以臨事時言憂患以未事時言此只論心不論外邊形迹不可涉修身上去

心不節旨

此節只要見身心相關意心不在句承上節說下在

所好樂好是心之喜則不得其正是偏有所憂患憂是心之慮則不得其正是偏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經文所謂修身在正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其心者何也蓋心者

身之主本體原自虛靈一物不著若有所偏主於忿懣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忿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有所偏主於恐懼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恐懼所累而不得其正矣有所偏主於好樂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好樂所累而不得其正矣有所偏主於憂患而不能察夫理則心即為憂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

則心之本體安○心不在焉不在是心馳於忿懣四者而不在虛靈之舍也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

其味三句當實作不見不聞聞不知說非主理言言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既不知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心若外馳而冥然不在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

其色耳雖聽而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何味夫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不在此則雖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此正心與經文

義理之精者乎心不正而身不修有如此略異經文正心

兼動靜此正心就用上講夫心不正則身不修可見身之修必由於心補陸稼書曰

說是因用以著其體也講之正經文所謂欲修身先正心此之謂也朱子章句

下個察字又下個敬字察是省察敬是存養這工夫用在誠意後似不甚著方然却極難蓋誠意工夫用得大猛最易偏非是刻刻提撕刻刻謹凜不能不走作故特提此二字以補傳

即所謂心在腔子裏不在
是在虛靈之舍用失而
體亦失也視而不見三句
蓋舉粗以見精耳

此謂節旨

上二節皆反說故此用正

結此正字指工夫說上節

註察字敬字可用

釋修章旨

此章釋修齊之義首節詳

言身之不修次節證身之

不修而家之不齊在言外

末節反結朱子謂此與上

章大槩差錯處不在人欲

上皆人合有底事

齊其節旨

此指大槩人情好惡之偏

說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

家也親愛就骨肉言賤惡

是不肖者畏敬以德與分

言哀矜是失所者赦情以
卑庸言辟字內便有不知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
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在字作先字看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人字貫至赦情句親愛是親而愛之也辟是施

之過其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賤惡是賤而惡之也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畏敬是畏而敬之也

之其所哀矜

而辟焉

之其所赦情而辟焉

之其所好

而知其惡

故字承上五句來好指親

愛畏敬哀矜言知

惡而知其美者

惡指賤惡赦情言知其美是不偏於惡

天下鮮矣

天下指世之眾人說鮮少也

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當
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
蓋身與人接情之所向各有當然之則但常人各有偏徇於其骨肉之間為所親愛
或不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卑污之人為所賤惡或不復加之寬厚而辟焉於其尊
長之倫為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辟焉於其窮困之人為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
焉至於非可愛非可敬之人令人接之簡於為禮是所赦情也或遂至驕肆而辟焉
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豈其中盡無惡乎賤惡赦情惡之屬也豈其中盡無美
乎而皆一於偏僻如此故於所好而能知其惡所惡而能知其美者雖正心以後猶
難言之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故諺有之曰

人莫知其子之惡

人是眾人兼為父為農者言莫知是情偏於溺愛而

苗

公羊註曰苗者禾也生日苗

苗秀曰禾碩

詩經播厥百穀既庭且碩

意末三句卽捲上意味嘆之知字只當察字看與致知知字不同誠意章好惡欲其實此章好惡欲其公

故諺節旨

此緊承上節引諺語以證好惡之偏也仍是說身不修要玩註所以字兩莫知非真不知也只是明因情掩耳穀之始生日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

此謂節旨

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上已說透此特結明之耳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

齊治章旨

此章釋齊治之義重在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孝者二節推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原見教國不外教家仁讓二節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實見教家方可教

其心不明惡以不肖莫知其苗之碩莫知是情偏於貪得而其欲無厭註諺俗語也言此句好而不知惡碩以盛大言此句惡而不知美註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講故諺有之曰人情溺愛則不明有其子不肖而莫知其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講惡者貪得則無厭有其苗已盛而莫知其碩者諺之所言如此正謂常人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字承上講即人情好惡之辟及之情好惡易偏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字承上講即人情好惡之辟及之情好惡易偏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此是提起其家不可教不可教作而能教人者無之之

即治國人無故君子故字承上二句來君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不外修身以教家

是無此理故君子子指有國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不外修身以教家

孝者是君子事親之理所以事君也即國所以弟者是君子事兄之理所以事長也即國所以慈者是君子事親之理

是君子恤所以使眾也即國所以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

乎此此所以家齊於國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何也蓋身修則家可教而後上而教成於下也講國可治也苟身不修則其家已不可教而能教一國之人者必無是理矣故治國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道而標準已立自成其教化於國所以然者以家國之理同耳如家有親而在家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之理也家有

國故治國節結住上文下三引詩咏嘆而又結之從未有舍齊家而能治國者其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教之機決於身曰誠曰好曰恕教之機操於心也

治國節旨

修身以上皆學之事下俱是教之事須提不出家成教句為主下面都發明此意凡說家處俱要本修身來孝者三句則論家國有相通之理耳

康誥節旨

此獨舉慈言以例孝弟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之求赤子所欲所惡也不遠正見必中重一誠字未有句只在誠求內看出而保民如之

一家節旨

此節言家齊而國自化仁

兄而在家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官長之理也家有幼而在家撫幼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之理也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康誥曰如

保赤子 保者愛護之意 赤子是小兒童 心誠求之 心是母之心誠是真實懇至 雖不中 不中是不 盡合其欲 不

遠矣 不遠是差 不多意 未有學養 學是先學 於母家 而后嫁者 嫁是歸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 在識其端而 然此孝弟慈之理豈假於強為哉即慈幼一端言之康誥曰人君保 推廣之耳 民如保赤子蓋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為之母者本吾心之誠以求 之雖或不能悉中其欲亦不致大相遠矣此豈待學而能世未有先學養子之法而 后嫁者也 誥之言如保者以此夫使眾之道不出慈幼而慈幼之心又非待於強為 則事君之孝事長之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一國興讓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一家仁 仁是孝弟慈 興是感 一家讓 一國興讓 是

讓不平讓即在仁中故下
節單舉仁字一家仁讓須
補身為倡率意上六句形
答觀感之速已藏一機字
下句方可直接玩註所由
二字見其機不發於彼而
發於我也此主教成說貪
戾作亂邊輕債事句證作
亂定國句證與仁讓

堯舜帥天下以仁
堯舜是唐虞之一人帥是躬行
以倡率仁是孝弟慈懇切處
而民從之是民化
而為暴其所令令民以仁也
反其所好

暴桀紂是夏商之一人暴是暴虐
與仁相反即不孝不弟不慈也
而民從之是民化
而為暴其所令令民以仁也
反其所好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是故承上君子有諸已是有孝弟慈
之善於已
而后

求諸人
求諸人是出令
以責人為善
無諸已
是無不孝不弟
不慈之惡於已
而后非諸人
非諸人是出令
以正人之惡
所藏乎

身藏乎身是
存諸已也
不恕
是不推己之心以治
而能喻諸人者
喻者默曉之謂使民曉然為
善去惡也以上三人字俱指

未之有也
是央言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
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
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言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弟

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
亦效尤而從其暴機甚捷也夫桀紂之時何嘗不令民以仁但所好者暴而所令者
仁是所令反其所好矣民豈有舍好而從令者乎民從好而不從令如是故君子

不可深看恕字乃成教之
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
脈也

諸已含齊家意藏猶存也
如雲仁昭而
義立德溥而
化廣華封上
富壽多男之
賦也

要領即下章絜矩相連血
脈也

富壽多男之
賦也

祝康衢傳老

人擊壤之歌

壽百一十七

歲○堯殿庭

土階三級茅

茨不剪有草

生庭十五日

以前日生一

葉以後日落

一葉月小盡

則一葉厭而

不落名曰蕢

茨

舜

舜姚姓瞽瞍

子母握登早

喪父娶後妻

生象御舜以

不道舜克諧

以孝立德升

聞堯命舜攝

位二十八年

其儀節旨

故治節旨

此要得通結意將上四節

融會該括入講方合

桃夭節旨

三引詩咏嘆亦有序桃夭

美女子之賢以既被文王

后妃之化也蓋天下之未

易化者婦人齊家而能宜

其家人則無不齊矣三而

后俱難其辭以明必先之

旨按桃木先華華落見實

葉乃漸長此三章咏葉也

宜兄節旨

蓼蕭天子之歌以燕諸侯

者也蓋人情之最易失者

兄弟齊家而能宜其兄弟

則又無不齊矣按詩註諸

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

弟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

以警戒之也

其儀節旨

鳴鳩美君子也合上二詩

其儀節旨

故治國在齊其家

故字總承上文結之通結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齊家上須補修身意註上文註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

觀瞻係焉故治國者在

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而于歸夫家也宜其

家人此句就宜其家人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身以教家而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教國人是教一國

詩之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齊治之理詩

義註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註嘗咏之矣周

南桃天之詩有云桃之為木天天而少好其葉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有

以宜其一家之人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

其家人有如此矣

詩云宜兄宜弟是為弟者宜弟是為兄者宜兄宜弟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

而后可以教國人教國人是教一國之兄弟此二句釋詩之義宜弟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

夫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兄宜弟而

后可以教國人使亦宜其兄弟有如此矣

詩云其儀不忒儀是威儀不忒是正是

四國正是校正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此句言齊治君子能修身以盡而后民法

是四方人民

之也民法之是國人之為父子兄弟詩曹風鳴鳩曹風鳴鳩之篇美君子云人

者取法也此二句亦釋詩之義篇忒差也信君之儀有常而不差忒便能

正彼四國之人夫治國之君子必其所以為父為子為兄弟者足為人

之法則而后民之為父為子為兄弟者皆觀感而法之也有如此矣

此謂治國

堯崩舜乃為天子以土德

有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意儀者吾身實為民之表也四國猶言四境但言家辭雖不同而皆本於修身以齊其家家齊而國治矣詩與經文不益相發明乎

王都蒲坂壽百一十歲

舜恭已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舜恭已無為彈五絃之琴

法句宜者情誼浹洽無少

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

參錯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此謂節旨 此謂指三引詩勿再粘孝弟慈等蓋即詩以釋經也 治平章旨

財兮

此章釋治平之義平天下在治國只首節數語見之下皆釋天下所以平也以君子有絜矩之道句作主

絜名履癸暴戾貪虐滅德

首二節言平天下在絜矩能申鐵鉤索樂只二節言絜矩之道在公好惡殷之節一言得失

作威絜有力

試觀國人之化在於家則知天下之本在國矣彼家國天下之人不一老長幼盡之

能申鐵鉤索

矣上能老吾老以孝教家而國之民亦觀感興孝有不愛親者誰也上能長吾長以

伐有施氏有

弟教家而國之民亦觀感興弟有不敬長者誰也夫國人之心既不異於家而天下人之心獨異於

喜樂嬖之所

慎五節在財貨上言公好惡康誥節再言得失結之亦不倍而興慈有不恤幼者誰也夫國人之心既不異於家而天下人之心獨異於

言皆從為瓊

惡康誥節再言得失結之亦不倍而興慈有不恤幼者誰也夫國人之心既不異於家而天下人之心獨異於

此結三詩意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此三詩所言或言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指經上老老之道下老字指父母言上老老謂上之盡

孝以而民興孝 三民字俱指國人言 上長長 上長字是盡事兄之道下長字指兄

民與弟 與弟是如 上恤孤 恤孤是憐愛孤幼之人 而民不倍 不倍是如

絜矩之道也 是以承上三句來君子有平天下之責者絜矩是借用字眼矩當心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

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

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 經文所謂平天下

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在治其國者何也

弟教家而國之民亦觀感興弟有不敬長者誰也上能恤吾幼以慈教家而國之民

宮瑤臺殪百重善字主君身說楚書二節帶下秦誓四節在用人

姓之財肉山得失結之重忠信主君心也物格知至有以通天下之志而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

酒池日與妹說生財以下方言理財之意誠心正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

逢以諫殺伊目而深戒用聚斂之臣總於我者毋以使下毋是禁止不為意使是上

尹佐湯伐桀是推廣絜矩之意在與民於前毋以先後於人後乃從於我者所惡於後毋以從前

放於南巢三年死於亭山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上

紂名辛又名平天節旨

受資性捷疾效家齊而國治意觀此則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

材力過人智國治而天下平猶是也絜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

足以拒諫言矩之道却是說政事蓋天內之意皆自謹絜矩之義何如彼人一身所處有上下前後左右之不同而其心則

天下皆出已化也能遂其興起者政事也若非政事使各得其所此而推之同也如我居人下所惡於在上之使我者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毋

下伐有蘇獲也若非政事使各得其所此而推之同也如我居人下所惡於在上之使我者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毋

補絜矩之道非外至而強為

惡意上

施於上者

所惡於右毋

此字承上所

此覆解

惡十二句來

上文絜

矩之道

於左如我居人右所惡於左者之交於我則必以此度右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交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

臺盈鉅橋淫所惡節旨

刑至劓孕婦

此是形容絜矩模樣人情

於左如我居人右所惡於左者之交於我則必以此度右者之心而毋以所惡者交

於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

新朝涉武王
引兵伐之紂
衣珠玉自焚

順則相忘逆則易覺故就
所惡上說上下以分之相
懸者言前後以平等中微
有長幼之序者言左右則
同儕之人耳所惡是矩毋
以是絜矩上言人心本無
間於已故曰是以有此言
已心能不問於人故曰此
之謂註後段我出正意
樂只節旨

死

不足之處絜矩
之道此之謂也
詩云樂只君子
樂是可嘉樂意君子
是在上有位之人
民之父母
父母是親
愛之意
民之所

矩
周髀算經曰
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
方方出於矩
平矩以正繩

好好之類好之即所欲與聚
民之所惡惡之類惡之即所惡勿施
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字承上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
二句來
言民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言父母失之則為天
下僂小雅南山有臺之詩云樂只之君子為民之父母詩美諸侯如此夫君子何以
為民之父母也蓋父母於子好惡無不與同今君子於民之所好則為之好之以順
其欲於民之所惡則為之惡之以去其害此之謂愛
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好惡能絜矩之效也
詩云節彼南山
南山終
維石

偃矩以望高
覆矩以測深
臥矩以知遠
環矩以為圓

上言勿施所惡則所好可
知故此並舉好惡好惡二
字舍下虛講好之惡之便
有度字在內能以已之好
惡如民之好惡又能以民
之好惡為己之好惡皆從
能度來此之謂乃傳者喝
醒人語言如此方當得父
母之稱是規不是頌
節彼節旨

合矩以為方
夫矩之於數
其裁制萬物
唯所為耳

慎謂好惡不
可偏也
辟則為天下僂矣
辟與好民好惡民惡
反僂與為民父母反
言高小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
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而高

南山
錫京面對終

哉此不能絜
矩之禍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
喪是失
克配上帝
上帝
指天
儀監于殷
儀當作宜監
有監戒意

南山
師尹

峻命不易
命天
道得眾則得國
得眾是能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得眾
之心得國是即為民父母而得天下
失眾則失國

節好惡不能絜矩之失具

命天
道得眾則得國
得眾是能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得眾
之心得國是即為民父母而得天下
失眾則失國

節好惡不能絜矩之失具

命天
道得眾則得國
得眾是能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得眾
之心得國是即為民父母而得天下
失眾則失國

節好惡不能絜矩之失具

命天
道得眾則得國
得眾是能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得眾
之心得國是即為民父母而得天下
失眾則失國

節好惡不能絜矩之失具

命天
道得眾則得國
得眾是能絜矩與民同好惡而得眾
之心得國是即為民父母而得天下
失眾則失國

太師三公之請要見甚可畏意詩本刺
臣引詩則意在責君故著
甫之後
有國者三字為釋不可不
慎字所該甚廣凡澄好惡
之源廣好惡之可皆是僂
殺也辱也
殷之節旨

此總上二節而結其意克
配上帝兼成湯創太甲守
言詩言帝命而以得眾失
眾釋之者民之所在即天
也道得眾二句正見峻命
不易玩道字還是釋本節
文王之詩而因以結上二
節也

先慎節旨
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
之好惡莫急於財用故言
好惡之後即繼以此先字
對上慎好惡不對下人士
財用德者好惡之源絜矩

失眾是不能絜矩好惡徇一己之偏而失
眾民之心失國是即為天下
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
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得失之幾何遠也大雅文王之詩有云殷之未失眾心之時能對上帝而為君及紂
殷師已喪而失天命故後人宜監於殷而知峻命之不易保詩戒成王如此蓋言殷
先王有道而得眾則克配上帝而得國所謂好惡能慎而為民父母者此也及殷後
王無道而失眾則峻命難保而失國所謂好惡不慎而為天下僂者此也絜矩之得
失豈細

故哉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慎之者格物致知以啟其
端誠意正心以致其實
有德此有人
慎德來
此有云者即此便
有人此有土此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
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
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
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先於慎德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而謹乎好惡之源慎德
則有德而天下歸心斯有人矣有人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
財矣有財則經費有賴斯有用矣夫以慎德為先而聽財用之自致此貨財能絜矩
之得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德即上所慎之德
本是平天下之本
財包上土財用言
末是平天下之末
本上文
然有財用可見德者平天下之本也財用必由於慎德可
見財者平天下之末也夫曰本則當內曰末則當外明矣
外本內末
外是輕本指
德內是重末

指爭民施奪
是民自相爭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但係上教如此
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所由出也有德已包絜矩
在內有人兼臣民言有土
兼歸之保之言財指府庫
用指經費四此字兼即此
便有不待外求惟此方有
不容強致二意蓋四者原
平天下所有必有德乃算
真有耳

德者節旨

此承上文以起下節呂氏
本末以德財對言但說似
為財用而慎德則不可耳

外本節旨

慎德節言財貨能絜矩之
得此節言財貨不能絜矩
之失與上有德反爭奪有
淺深爭而不已必奪

財聚節旨

楚書
楚昭王時書

也言以善人
為實時謂觀
民心散也重上句下只帶

射父昭奚恤
也註云楚語

言悖節旨

之則民亦起謂有人君外其德之本而不加慎內其財之末而欲奪之是以爭鬪
而爭奪矣謂之風導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民既爭奪尚得有其民乎
是故承上財聚則民散財聚是藏之於國民散
財散則民聚財散是不專之於上民
謂離心解體此句重
財散則民聚聚只是歸心此句特反
言外本內未故財聚爭民施奪故
是故亦聚承言指號令告示說悖是
言悖而出者不順理出是施於下
亦悖而入入是反
貨而常聚耶
悖而入者悖入是暴
亦悖而出悖出是
征橫斂
亦悖而出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
民奪君
亦悖而出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
矩與不能者
亦悖而出夫財聚固民散矣然民散而財亦豈終聚乎是故人君言以悖理而
之得失也
亦悖而出出者則民亦以悖理應之而入况貨財乎貨財以悖理而入者則民
亦以悖理奪之而出矣此
亦悖而出命謂天命不常是得失
亦悖而出靡定也此句是書辭
亦悖而出道善則得
貨財不能絜矩之失也
亦悖而出命謂天命不常是得失
亦悖而出靡定也此句是書辭
亦悖而出道善則得
之善是能慎德絜矩而散
亦悖而出不善則失之矣
不善即不能慎德絜矩而
亦悖而出道善則得
之財也得之是得天命
亦悖而出不善則失之矣
專利意失之是失天命
亦悖而出道善則得
之意而由言之其丁寅
亦悖而出夫慎德者如彼內末者如此得失之幾何遠也康誥曰惟
反復之意益深切矣
亦悖而出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
者所行誠善則天命歸而得之若一不善即天命去而失之矣然則慎德而能絜矩
者善也
亦悖而出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
者善也
亦悖而出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
之失可知信乎其不常也所
亦悖而出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
謂峻命不易者不益信哉
亦悖而出天之命不于汝乎為常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蓋言為君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寶指白
惟善以為寶善指觀
射父左

未嘗鑿定某事觀射父左史倚相見國語大全主之

此與上有財有用反言悖二句特引起下二句耳上爭奪但以民自奪言此悖出方以民奪君言

按劉向新序云秦欲伐楚

此承上五節作東貫串文王詩得失二字在內善不善俱兼德與政說不常全

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

在兩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兩之字指天命說據道字亦是釋書義而因以申

壇於西門之外東面者一

楚書節旨此與下節又引書以明不

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

外本而內末蓋楚玉孫者至昭奚恤圍晉舅犯非能有平天下

曰若客也請坐上位東面

之略者而其言則可採輕玉重善不外本內末也

合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

舅犯節旨此舅犯教公子對秦使之

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末也

辭輕國重親亦不外本內末也

史倚相說金玉而寶善人也

夫不外本內末觀之楚書可見矣昔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及左史倚相之善人為寶夫金玉末也善人本也

楚書其不外本而內末矣乎附考楚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末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仁親以為寶親指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未矣乎附考國恆於斯孺子其圖之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又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若有一人臣指相臣

其休休焉無欲粹然至善意其如有容焉

容正形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其休休處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好之非徒虛慕也

不啻若自其口出

不但如其口所稱實能容之

子期次之昭

秦誓節旨

奚恤自居西

此引言大臣之可好可惡

意相應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

計深遠保黎民者見為黎民圖化理

尚亦有利哉

面之壇稱曰

者為下三節人君好惡張

利指國

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

媚是妬忌疾是病仇總是忌其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客欲觀楚之

本又繁矩之大者一個臣

之利言

不通

違沮抑之意是使不得上達於君併沮

其事而敗之也較之媚疾以惡尤甚矣

實不能容

亦兼上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寶器乎楚之

是懸空想象此一人緊接

斷斷

斷斷今說亦不曾包兩種

人蓋媚疾一段只上文反

面原非秦穆公意中之人

斷斷就外面說無炫飾曰

誠無枝葉曰一無他技是

無以對反而

言於秦君曰

不露才揚已正形容其斷

斷其心休休淡然無欲而

有技彥聖之人矣有臣若此必能汲引善類保我之子孫長享富貴與我之黎民常

可謀也

驪姬之譖子

犯奉重耳奔

狄對秦使處

彥聖屬德聖字專言則為

眾善之極對眾善言則為

明通一端實能容與如有

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

也是著力字子孫國統所

與同中國

此是遠媚

與塊則解以

係黎民國本所賴保子孫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天賜而稽首

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

也是著力字子孫國統所

與同中國

此是遠媚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註

註

與塊則解以

係黎民國本所賴保子孫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天賜而稽首

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

也是著力字子孫國統所

與同中國

此是遠媚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註

註

與塊則解以

係黎民國本所賴保子孫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天賜而稽首

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

也是著力字子孫國統所

與同中國

此是遠媚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註

註

與塊則解以

係黎民國本所賴保子孫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天賜而稽首

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

也是著力字子孫國統所

與同中國

此是遠媚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註

註

與塊則解以

係黎民國本所賴保子孫

受戴安齊女

黎民總歸大臣能利國上

此謂唯仁人

引成語為能愛人能惡人

能惡而併曰能愛是

能惡以成其能愛也

註

而忘四方之不啻口出重於若已有之

遠志則謀以違之俾不通重於媚疾以

醉遺而戈逐惡蓋皆以賢大小而異其

是櫻其反晉待之者耳仇滄柱云秦誓

國也則曰求所意意指憲叔傳者為平

諸侯莫如勤天下慎擇相引之分明以

王而信禮以伊周品地垂訓後人不止

示民其戰城取霸佐規模也

漢也則曰師唯仁節旨

直為壯曲為仁人主平天下者說天下

老而退舍以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

報楚化之有不可容之大奸故

秦誓放流以絕之放者安置一

蔡註本左傳方流者遣去不返此謂句

立說按公羊承上惡以成愛說下去小

傳秦伯將襲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

鄭百里奚與乃所以安君子能愛能惡

蹇叔諫曰干二句平中寓側方妙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

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深惡此媚疾之人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禍及於後世於是放流之且

逐之於四夷不與同中國惟恐所放或近其地復為害焉此其威在媚疾之人即恩

在天下後世矣此所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是人能絜矩者也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不能先見惡而不能舉

不能先見善而不能退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夫容賢利國所當好也

叔子西乞術器慎重故為遲回或以迂
及白乙丙將濶難行不宜近世或拘於
兵行晉人與資格之升或備為後人之
姜戎要之敵用過有或天性仁范不
而擊之匹馬免優容或憐其誰信不即
隻輪無反者付法或已成朋黨而難動
穆公悔不用或稍加削奪為伏幸

二子之言作 好人節旨

誓其略曰番 好惡情也而曰擽性推水

番良士旅力 言之耳拂處便是蓄身字

既愆我尚有 對子孫黎民以見禍之尤

之乞乞勇夫 酷此上四節就用人申言

射御不違我 好惡公私之極上文却提

尚不欲惟截 出仁人而朱子於此又以

截善諷言俾 君子未仁不仁之甚釋之

君子易辭我 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

皇多有之味 行仁故舉仁言之

味我思之如 大道節旨

有一个臣云 是故二字總承樂只以下

云 所言得失來大道註訓修

四夷 已治人要之即與矩之大

王制東方曰 道蓋治人離不得修已也

意乃絜矩之本得 驕泰以失之 驕泰正與忠信相反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屈其位
之謂得此大道也 失之謂失此大道也 而修已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 觀於仁人如
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彼不仁之人
如此得失之幾何遠也是故君子有修已治人之大道以平天下也非自外至而強
為之本乎一心而已必忠焉信焉能知千萬人即一己之心以一己為千萬人之心
由是好惡則與民同欲而大道以之得矣否則驕焉泰焉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
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由是好惡則不能與民同欲大道以之失矣然則平
天下者可不格致誠正勉於忠 生財有大道 生是發生此大道 生之者眾 四之字
信以求盡其所以絜矩者哉 是生財正大道 俱指財

四者字俱指 食之者眾 食是官吏之俸 為之者疾 為是耕種疾 用之者舒 用是國家

人眾是多 食之者眾 祿算是無冗食 為之者疾 是無怠惰 用之者舒 之用度舒

是寬則財恆足矣 恆是常足是 國氏曰國無游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

裕意則財恆足矣 充足有餘 言算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

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 夫德為本財為末而

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財亦國家所急需者

不可一日無也蓋自有正大之道可以生財焉不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

財以生而裕使國無游民則生之者眾矣財以食而匱使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

又必不違農時則為之者疾也量入為出則用之者舒也夫如是則其來無窮其去

有節自然下常給而上常餘百姓足而君亦足國家之財恆足矣大道之生財如此

豈必外本內末 仁者以財發身 仁者是內本外末能絜矩之

而後財可聚乎 仁者以財發身 人以字作散字看發是興發 不仁者以身發財不

仁者以財發身 仁者是內本外末能絜矩之

仁者以財發身 仁者是內本外末能絜矩之

夷南方曰蠻 忠信驕泰俱屬心說故云 西方曰戎北 語益加切忠信者不欺其

方曰狄後漢 真好真惡之心克符乎富 東夷傳凡蠻 好當惡之理是一串事驕 夷戎狄總名 泰者蔽其公好公惡之心 四夷 違其宜好宜惡之理亦一

府庫 串事得失之分以此 鄭云府為寶 生財節旨

藏貨賄之處 首句是冒中四句正貼大 庫謂車馬兵 道末句指其效此大道對 申之處此言 聚斂小術言即上節大道 府庫財則庫 中之一事也生財生字領 亦藏貨財非 下生食為用生眾為疾是 獨車馬兵甲 務本開其源也固所以生 也 食寡用舒是節用防其流 也亦所以生恆足兼常變

孟獻子 豐凶說 獻子為卿不 仁者節旨 驕禮賢下能 仁者即慎德忠信之人以 處已若虛土 大道生財而不聚斂便是 以是多歸之 散財發身全在得民上見 歷相魯五十 天下愛戴似此身尊顯却 年國人稱為

者 其事是君之事如竭力 未府庫財 既輸於上者 非其財者也 其指君言見 輸貢等事終是成就意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所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不輪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有好義而從王之事不終者也且既好義則視君財如已財必為之防護保守未有 府庫之財仍有悖入悖出之患而不為我有者也然則上安可不好仁而專利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者 其事是君之事如竭力 未府庫財 既輸於上者 非其財者也 其指君言見 輸貢等事終是成就意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所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夫以發財身亡則財亦失矣若以 此上下感應必然之理未有上之人崇本節用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而為下者 不輪悃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已事必為之竭力圖成未 有好義而從王之事不終者也且既好義則視君財如已財必為之防護保守未有 府庫之財仍有悖入悖出之患而不為我有者也然則上安可不好仁而專利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孟獻子曰畜馬乘 畜是養乘是車用四馬以駕之 者士初試為大夫君命畜之 不察於雞豚 察是料理意雞 喪得用水以防戶之變 牛羊亦民 百乘之家 宋地可出兵車百乘 祭得用水以防味之變 畜用也聚斂謂於宋地所 其祿食之豐又過於 水之家矣 不畜聚斂之臣 出之外多方以取民財也 與其有聚斂之臣豈有盜臣 是盜府庫之財者與其畜 推開在平 下利字是利益 有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此謂國 天下者說 以利為利 上利字是財利 以義為利

社稷之臣

伐水

左傳古者曰

在北陸而藏

水西陸朝覲

而出之其藏

水也深山窮

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

其出之也朝

之祿位賓食

喪祭於是乎

用之其藏之

也黑牡秬黍

以享司寒其

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

災祭寒而藏

之獻羔而啟

之自命夫命

婦至於老疾

無不受冰山

從散財上起故曰以財發
身下句只帶言

未有節旨

此節申上以財發身意見

仁者雖散財而究未嘗無

財也上好仁提起有繁矩

在內好義就民心寬說終

事泛指在公之務然不重

只為引起守府庫財耳連

下三未有字可玩

孟獻節旨

上二節分明以義為利了

恐人主為聚斂小人所悞

故引證之士飾車駢馬天

天以上乃得乘四馬伐水

斬水也周禮凌人掌水正

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鑑

盛冰之器也祭祀供水鑑

賓客供水大喪供夷槃冰

王氏云伐水伐字當玩食

祿之家至於老疾冰皆得

只是義之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水之
所安即利信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宜亡已
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宜有盜臣而不言夫不可專利之旨孟獻子亦嘗言之矣
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言曰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
為大夫矣而復察於雞豚以較小利而失大體鄙而不可為也大夫以上喪祭用水
謂之伐水之家家有厚祿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貪就甚焉不可為也至於
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乘伐水者比苟一畜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靡所不至矣
奚可乎若與其有聚斂之臣宜可有盜臣蓋盜臣雖竊主之財以自私而不至殘民
剝下其為害猶輕也獻子之言如此豈獨為有家者訓哉此謂有

國者不當專其利於己以利為利只當公其利於民以義為利也

長言人君為國家之長務有專力於此意務財

用者用是外本內末不知生財之道而專聚斂者也

省小人矣小手指聚斂之臣言彼為善

之彼指長國家者言善之是反以小人

為良臣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是也

小人之使為國家使是君使為字有操權專

之故使舊書並至舊是天蓄如天變飢饉之類

雖有善者善者是理財能繁矩之人亦無如之何

矣言上不能回天命下不能挽人心蓋

小人壞之於前君子不能救其後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二句與上不同上是釋言就義理上看見不當玉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

求利此是結言承求利之害言見不可求利也言深明以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

之其丁宜言夫以利為利果真利乎哉大凡人君長國家而務財用者未必皆君之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之意切矣言過必自小人導之矣彼人君不察而反以為善之付以國家重任不知

人取之縣人與然與之非伐之伐則喪
 傳之與入納祭俎豆得自以其命命之
 之隸入藏之凌人也獻子百乘之家也
 夫冰以風壯百乘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而以風出其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
 藏之也周其地三段雖似平列而語勢
 用之也徧則却趨重不畜聚斂之臣觀
 冬無愆陽夏與其二句再致丁宜可見
 無伏陰春無此此謂只就道理上論獻
 淒風秋無苦子言有家而傳者說到國
 雨七月之卒上見家國一理也上節義
 章藏水之道字自民言此義字自君言
 也

財者天所生民所欲若小人之使為國家專事聚斂則下失人心而上干天怒勢必
 至天舊人害一時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已晚矣無救於禍矣善者亦將如之何哉
 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如此此正謂長國家者不可以小人聚斂之利為利而必以
 義之所安為利也夫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
 遂矣此所謂平天下者在治其國也

百乘 此反承上節言畜聚斂之
 臣之禍提出長國家便見
 以足兵一賦 父母具瞻之責務財用不
 百里提封萬 務絜矩也曰自者咎小人
 井出戎馬四 倡導侈心曰使者咎人主
 百匹兵車百 假借大柄以君為彼外之
 乘此卿大夫 之辭之字指小人善之嘉
 采地之大者 其能也惟善之所以使之
 也 畜至則天心已去害至則

也 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長國節旨
 此反承上節言畜聚斂之
 臣之禍提出長國家便見
 以足兵一賦 父母具瞻之責務財用不
 百里提封萬 務絜矩也曰自者咎小人
 井出戎馬四 倡導侈心曰使者咎人主
 百匹兵車百 假借大柄以君為彼外之
 乘此卿大夫 之辭之字指小人善之嘉
 采地之大者 其能也惟善之所以使之
 也 畜至則天心已去害至則

大學卷一終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
 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
 下平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
 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人心已離善者亨屯傾否
之君子也然值小人敗壞
之甚著手不得故無如之
何此此謂全在利害上講
義包忠信得大道說崇義
黜利天下之平其庶幾乎

新訂四書補註備旨中庸卷之一

粵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裔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邗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基起元增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一書首章總冒末章總結中間分三大支自次章至索隱章為第一支從君子小人辨起隨以舜淵子路三達德為入道之門而以孔子弗為弗已折衷之自費隱章至問政章為第二支本道不可離言道之費隱敘羣聖而以孔子論政繼之自誠明章至經綸章為第三支本誠身以言誠反覆天道人道而歸其統於仲尼因以至墨至誠極贊之末章復中首章之旨首章從天說到人未章從人說到天互相發明要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知行合一為工夫以天人同歸為究竟而總全一天命之性程子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是也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

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

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

子思

孔伋字子思

伯魚之子孔

子孫也受業

於曾子年十

六適宋宋大

夫樂朔與之

言學曰尚書

虞夏數篇善

也下此殊不

如矣子思曰

事變有極正

天命章旨

此章子思述夫子所傳之意以立言首節著斯道之

四書補註備旨

中庸卷一

自當耳假令本原下是靜體道之功效
周公堯舜更細分之首節言性道教是

時處其書同原道之所以為道中二節
矣期曰凡書言存養省察是體道之功

之作簡易為末二節是推道所以當體
上乃故作難之故而及其效也通章以

知之辭不亦道字為主言道必言性而
繁乎子思曰道始有原言道必言教而

書之意兼複道始可法此性道教所由
探奧訓詁成並提也

義古人所以天命節旨
為典雅也昔三句是釋性道教之名義

魯委巷亦有欲人知其出於天而切於
似君之言者人也重道字上性者道之

及曰道為知所自出教者道之所由成
者傳苟非其故下文只說道命如誥勅

人道不貴矣有責成意性就人身上指
今君何似之出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

甚也朔不悅者故註以理言性中渾渾
退曰孺子辱穆穆率而由之條分脈絡

吾遂圍子思有如路然註循其性之自
宋君聞而救然謂道最妙率性謂道是

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命即錫于意性即仁義
禮智所受於天之理率性之謂道率不是用力字只循

友修訓品節品等級也節限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尋制也教是示人法則意言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

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
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

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
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

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哉子思子憂
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言道學之失

傳故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曰天下之人莫不知己之有性事之有道聖人之有教矣
亦知性道教所由名乎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錫子於人而人得之為健順五常之

德是之謂性自人各率其性之自然以為日用當行之路是之謂道自聖人因人所
當行之道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則外鑠

者非性矣率性謂道則強為者非道矣補修道是聖人因人不能備道故品節其道
修道謂教則過不及乎道者非教矣以設教註禮樂刑政專指給人說而修之

始必有自治之功如下文戒懼慎獨致中和是○道也者道字上包性
也故註末節補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可見○道也者字下包教字不可須臾離

也須臾暫時也言暫自該得可離非道也是反言以決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久不可離是人不可離道可離非道也其不可離意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之子思既免理之同修道謂教是氣之

曰文王囚姜異註聖人兼作君作師禮

里作周易尼樂是化民之教刑政是防

父屈陳蔡作民之教三句皆兼人物言

春秋吾困於而以人為主

宋可無作乎道也節旨

於是述交師道也者三句是決言道不

之意作中庸可離於須臾總冒下二段

○穆公問子戒慎二句是君子盡存養

思曰吾國可之功以不離道於靜也不

興乎對曰可睹聞貼靜乃已所不睹不

苟公與大夫聞此際一念不生故須戒

慕周公伯禽懼註存天理之本然句須

之治行其政味蓋睹聞時戒懼自不待

化開公家之言至雖不睹聞之須臾早

惠杜私門之已無不戒懼是無時無處

利結恩百姓而不存養也視自內出故

修睦鄰國其曰戒慎聽是外來故曰恐

興也勃夫須臾莫見節旨

承上二句來君子是體道之人

戒慎是敬不睹是未及見時

恐懼乎其所不聞

是未及聽時

道者日用事物

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

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

須臾之

道既原於天而率於性則是道也者散見於日用事物而具於方寸之間

頃也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少有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

道矣是故由教入道之君子知道之不可離而戒慎之心常存乎其所不睹之時則

有睹者可知矣恐懼之心常存乎其所不聞之時則有聞者可知矣此平時存養之

功

○莫見乎隱見是著見隱

指心中言

莫顯乎微顯是明顯微指

故君子慎其獨也

承上二句

微獨主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

知慮之事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

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

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貴於省察一心之萌地雖至隱然至隱之中吾心所覺是天下之至見莫有見於隱

者一念之動事雖至微然至微之內吾心自呈是天下之至顯莫有顯於微者夫曰

隱曰微即所謂獨也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獨知

之地尤加謹焉以為之防也此發念時省察之功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

喜是歡喜

怒是忿怒

哀是悲哀

樂是喜樂

發見中

謂之和

由

甚未發是未發見時

謂之中

中是無所不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大是無所不

統本是根源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達是無所不

通道

是人所共由之路

和也

中者

天下

之本

也

和也

者

天下

之

達

道

也

一彈指二十羅
彈指名一羅
預二十羅預
名一須臾一
日一夜有三
十須臾

離來主由靜而之動說兩
節宜相承隱微貼動乃一
念初起人所不睹不聞而
已所獨知者故謂之獨然
其是非善惡不能逃此心
之靈莫見莫顯何可不慎
蓋是夫理便擴充去是人
欲便遏絕了最爲緊要工
夫此與上節因論率性之
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
用功當如此

喜怒哀樂
白虎通曰喜
怒哀樂之發
與清煖寒暑
其實一類也
喜氣爲煖而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
言庚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
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夫道之所以不可離者匪獨君子於道有不可
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言離之功而道之在人性情間者亦自有不可離
之實也彼喜怒哀樂入之情也方其未發渾然在中何有偏倚斯謂之中及其已發
而無過不及皆中節焉粹然至正不相乖戾斯謂之和中也者即天命之性萬理
備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乃天下之大本而爲道之體也是和也者即率性之謂四
達不悖天下古今共由乎此乃天下之達道而爲道之用也夫道之體用不外吾心
之性情如此而謂

當春怒氣爲
清而當秋樂
氣爲太陽而
當夏哀氣爲
太陰而當冬
四氣者天與
人所同有可
節而不可止
也明王法此
以取天之道

致中和
致是克盡此本然之中和
天地焉
位如三光明五氣
順川岳咸宣之類
萬物育焉
育如百姓寧兆民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殖品彙成亨之類言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
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
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
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言動而不知所以存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
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言動而不知所以存則天理昧而大本不立
子約其戒懼之功自睹聞以至於不睹不聞無一毫偏倚而守之不失則極其中而
大本之立日以固矣精其謹幾之學自隱微以至於應事接物無一毫差謬而無適
不然則極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廣矣夫吾心之中和即天地萬物同有之中和也
中和既致君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

喜怒節旨
上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
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人
心性情之德又見道之本
不可離也不以惻隱羞惡
等言情而曰喜怒哀樂者
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
下位育耳中和大本達道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喜怒節旨
上言君子主敬之功見人
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言人
心性情之德又見道之本
不可離也不以惻隱羞惡
等言情而曰喜怒哀樂者
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
下位育耳中和大本達道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
下位育耳中和大本達道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蓋欲透出中和二字以起
下位育耳中和大本達道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是說性情之德其本然道
理如此方留住致字謂之

春氣安秋氣與之謂不同首節三之謂

嚴夏氣樂冬有是名稱而實之也此兩

氣哀故愛氣謂之據其地位而目之也

以生物嚴氣無為乃有為之原故曰大

以成功樂氣本一人之情即千萬人之

以養生哀氣情故曰達道上天下以理

以喪終也言下天下以人言

天地致中節旨

天坦也坦然此究言不道之極功以結

而高遠也春上四節之意致中則戒懼

為蒼天夏為益純而天命之性全致和

昊天秋為旻則慎獨益至而率性之道

天冬為上天盡天地位致中之效也萬

九天東方曰物育致和之效也然中和

八天東南方一理位育一機但效所由

曰陽天南方著不得如此分屬耳位

曰炎天西南育以事言而理在其中如

方曰朱天西堯舜在上帝天成是位

方曰成天西育實事孔孟在下明道設

北方曰幽天教是位育實理

東北方曰變此章原中庸名書歸本仲

萬物育焉此則道無須臾之離而性自我盡道自
我全教亦自我立矣體道之功孰有加於此哉
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
也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

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

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首稱仲尼蓋為天君子中庸孔子成德之人堯舜授受只有一中

中庸小人即隱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講此子思引

以釋首章之義也仲尼有曰中庸之道命於天牽於性本人所同得者也然惟君子

為能體此中庸所存所發一依乎中庸之理若小人則反此中庸而所存所發皆違

其本然○君子之中庸也此君子君子而時中此君子以德言時中在
之理焉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小人以心言無忌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也此小人以人言小人而無忌憚也此小人以心言無忌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

天中央曰鈞
天○地者積
氣所生萬物
之祖也大而
名之曰黃地
祇小而名之
曰神州亦名
后土

仲尼節旨

尼也土節言體道離道之
人下節言體道離道之實
仲尼曰三字鄭重見道統
有真傳也君子中庸句包
全部註不偏不倚以心言
無過不及以事言體之亦
據現成說下時中方著工
未體者依其本然反者不
依其本然

君子節旨

此申言所以中庸反中庸
之故重時中與無忌憚上
按語類君子只是說箇好
人但註特下箇德字即是
其德已成具時中本領了
戒懼慎獨工夫自徹前後
而字上下都有時中兼兩
意一事有一中不可偏向
同一事今日如此為中明
曰如彼為中不可固執無
忌憚正與時中反

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講夫中庸之獨歸君子而反於小人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講者何也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既有君子為善之德而凡應事接物之間又能隨時以處中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靜不能存動不能察既有小人為惡之心而凡應事接物之間罔顧其時之所安而無所忌憚也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在敬肆之分而已補朱子云以中對和言中庸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中庸言則中和又是體中庸又是用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

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其至矣乎作贊辭至者至易至簡也民鮮能久矣民指在下之人說鮮少也能指知行言久則非一日有惕

然醒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此承上章人意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論無能字言中庸之道不特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也夫子有曰天下之理可增可損者皆非其至也

惟中庸道理無過不及其至極而無以復加矣乎然此理人所同得但修道之教既衰民不興行鮮能知行中庸之補上章中庸兼體用言此主

道亦已久矣不亦深可慨哉補用說故註只云過不及

中庸全旨

此章贊中庸之道而嘆人

右第三章

之解能也至是一毫增減不得真個盡善盡美民字

○子曰道之不行也道即中庸之道不行我知之矣知是知其知之者過之明之人過

對修道立教之聖人看鮮

是所知愚者是蒙昧之人不道之不明也不明是道不我知之矣知其

能解在下章此只虛說論

過乎中賢者是高強之人不肖者不及也不肖是柔懦之人不道者天理

語為德二字已在人身上

之故賢者過之過是所行過乎中不肖者不及也及是所行不及乎中註道者天理

講故能字可省此只贊中

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

庸道理故加一能字且與

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

後面許多能字相照

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講此承上章言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於氣稟之

道之章旨

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講偏而不察也夫子有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

此章正言所以鮮能之故

其故矣蓋行由於明今則知者探深索微而知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行矣愚者昏

上節推不行不明之由下

昧淺陋而不及乎中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常不行歟中庸之道之不明

節嘆人之不察於道也

也我知其故矣蓋明由於行今則賢者矜奇炫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為不足知

道之節旨

矣不肖者卑污苟賤而行不及乎中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歟

此言知行相因必知之明

而後行之至必行之至而

後知之明賢知之過有惜

之意愚不肖之不及有

憫之意

人莫飲食也人包知愚賢不肖在鮮能知味也以味大理知道不可離人自不

人莫節旨

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補飲甘食而不知正味醉飽者貪飲食而不知正

此節言人之不察正啓以

失矣其如此知愚賢不肖何哉

加學問之功也賢知不察是道在日用之問愚不肖不察是道有當然之準乃所以過不及之由飲食不作言喻亦不徑作道只舉一件易曉者以醒人兩也

字指點親切

道其全旨

此章承知愚不以下且之事本嘆人不行道卻說道其不行其字有無限萬意分明看了不明說則不行正有不得辭其責者在舜其全旨

此章以明道為主重大知上首句虛昌因舜想見其為大知也問察隱揚能翁受執兩有定不用中無留滯正是大知處末句總結因大知益想見其為舜也好問則問之途廣邇言非淺近人言禹臯陳謨有深

味其中亦有過不及焉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即中庸之道不行根上章

子有曰道者固人之當行亦人之所能行但人之體道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夫然則夫子所謂道之不行者豈非由於不明之故哉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此句虛下正見其大知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好是惓惓求益出於至誠也問是問於人察是察於

已察即在問中察之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執其兩端此亦一善言彼亦一善言便

以求其用字便有其中於民斯指好問以下言舜字內有大其斯以為舜乎知意言此數者正舜知之大也

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宜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

講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而後可望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講斯道之行也天子有曰人非知無以見道有

講

講

講

講

講

講

罍獲陷阱
 罍獲以罍為
 獲而掛之也
 陷阱為陷如
 阱以陷也罍
 獲以網羅禽
 獸如今之扣
 網也陷阱以
 陷墜禽獸如
 今之賺坑也

遠者亦有淺近者至理寓
 於邇言非洞見道無精粗
 之別者不能察也聖心有
 善無惡故惡投之即化善
 投之即契并非有意隱揚
 兩端皆善須執而擇之如
 極厚者是則以極厚為中
 極薄者是則以極薄為中
 非去兩頭只取中間如子
 莫執中也用其中於民是
 用其所得之中加於民其
 斯句勿云其斯以為舜之
 大知乎只云人徒知潛哲
 文明舜也明目達聰舜也
 孰知斯不自用而取諸人
 者舜之所以為舜乎蓋問
 察隱揚則非知者之過執
 兩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
 人皆全旨

知有大小稽古帝舜其為大知也與何以見之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識有盡自用
 非大知也舜則凡事必孜孜然訪問於人而於問所得之言即極淺近者亦必孜孜
 然審察其言中之理其言之不當於理而惡者則隱之而其言之當於理而善者則
 揚之然言皆為善而或過或不及不同之極致有兩端焉則執其兩端而寬弘博大
 兼總眾善而無遺至於一致之歸確不可易有其中焉則用之於民而精密詳審極
 於至當而無偏所謂合天下之知以為知而舜之所以為舜者其真不可及乎吁天
 下有大知如舜補未子謂舜本自知是前一層又能合天下之
 而道其行矣補知以為一人之知知之所以愈大是正意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此子知指能驅而納諸罍獲陷阱之中罍獲陷阱是借言以喻禍機之所伏而莫
 之知辟也不知避仍人皆曰予知此子知指能擇乎中庸擇字須淺看而不能期月守也
 期月只言其近能擇正在能罍獲機檻也罍獲機檻也罍獲機檻也罍獲機檻也
 守上見不能守仍是不能擇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
 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道固由智而行而道之不明又由於賢
 知避而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道者過不肖者不及夫子有曰今人皆曰
 予知蓋自以為能知禍機之伏也乃爭驅逐而納諸罍獲陷阱中而莫知所避行險
 取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為知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蓋自以為能擇中庸之所
 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擇非已有是其補驅而納者即以子
 知有未至也又安得為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補知之心驅之也

顏回

四字子淵魯體上子知就處事說下子

人知國之後知就燭理說利之所在禍

孔子曰自吾之所伏即罍獲陷阱也此

有回門人曰擇字不過形迹之見偶合

益親曰以德之識守即是行不能守失

行著名在四之於過不及也

科之首○孔回之全旨

子謂回曰家此章以行道為主重服膺

貧居卑胡不弗失上為人含有明健意

仕乎對曰回下正言為人之實也擇乎

有郭外之田中庸非至明不能審其幾

五十畝足以得一善即服膺弗失非至

給饋粥郭內健不能致其決隨擇隨得

之田四十畝隨得隨守精神在一則字

足以為絲麻一有所得即拳拳服膺是

鼓琴足以自急受之辭每得一善必拳

娛所學於夫拳服膺是彙括之辭能擇

子者足以自則非賢者之過能守則非

樂回不願仕不肖者之不及

也回願貧如天下全旨

富賤如貴無此章舉中庸之難能正見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

為人二字是言其生平大槩擇乎中庸說得細得一善庸之理

一善者隨擇隨得非止於一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服膺弗失是能身體

服猶著也膺智也奉持而著之心膺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

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子而後可望斯道之明也夫子有曰天下當然之理具在人心若回之為人也凡遇

事物之來必於天理同源異派處分別精詳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隨所擇而得一

中庸之善則躬行實踐拳拳然服膺而不復失之矣回

之擇而能守如此吁天下有能行如回而道其明矣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

可均如管仲蕭何爵祿可辭也可辭如長白刃可蹈也可蹈如召

中庸不可能也

不可能正與上民鮮能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八章

可均如管仲蕭何爵祿可辭也可辭如長白刃可蹈也可蹈如召

然資之近乎知者可勉力而均也至難辭者爵祿然資之近乎仁者可勉力而辭也

道可行仁必如回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夫子有曰至難均者天下國家

也回願貧如天下全旨此章舉中庸之難能正見

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

患難亦且可

乎孔子曰善

哉回也夫貧

而如富其知

足而無欲也

賤而如貴其

讓而好禮也

無勇而威其

恭敬而不失

於人也終身

無患難其擇

言而出之也

若回者其至

乎○回娶宋

戴氏生子歆

刃五刃也刀

劍矛戟失也

至難蹈者白刃然資之近乎勇者可勉力而蹈也至於中庸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

荷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讓之聞忽已失於過與不及而不

自知矣此其所以不可勉力而能也然補三者恰好處亦便是中庸若堯之協和萬

則欲能中庸者信不可無自強之學矣補邦文王之修和有夏均天下國家之中庸

也孔子之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

祿之中庸也比于諫而死蹈白刃之中庸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 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強是也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強於夫子蓋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德義之勇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曰南曰北便

而強是性中自有之抑語辭夫子答之曰強有不同不可不先致審也汝有志

強非風氣所能圍者而汝也講於強猶是風氣所圍為南方之強與為北方之強

與抑不圍於南不圍於北而為自有之強與

○寬柔以教 便有不當 不報無道 亦不報意 南方之強也

以含忍君子居之 君子是個好人淺看居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

勝人說君子居之 是居其道非居其地也說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

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說以南方之強言之如人有不及處亦不過於刻責

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說只寬容柔順以誨人之不及甚至人有橫逆之加

我直受之而不報復其無道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衽金革席

之十人也初三與字是欲其自審之意見孔子冠雄非詰問也一柳字略反上

雞冠佩緞豚文跌重而強上而強只還陵暴孔子孔他而自有之強為妙

子設禮以誘寬柔節旨此申南方之強句寬柔不

之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報俱是有意含容與誨人為弟子孔子不倦犯而不校不同此君

嘗曰自吾得子稍輕由惡言不聞在節旨

於耳○孔子此申北方之強句南方豈曰以子所能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

而加之學豈者亦不過舉風氣大槩言可及乎子路

曰南山有竹此申而強句四段就現成不採自直斬者說在學者當以此自勉

而用之達於故曰而所當強分人已窮犀革以此言達四平看強字全在四不

之何學之有字上矯是矯然勁直即贊子曰括而羽其強也和是不立異以為

曰在此借作死而不厭不死於金革也安之意不厭是不怨悔北方之強也敢勝人說而強者居之強者是

徒在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彼則恬安之社席乎金革焉

雖戰鬪以死於金革而不厭悔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故君子也是純任乎血氣之勇而惟強者居之此強之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和而不流故字承上來君子成德強哉矯於不流上見君子處眾之強中立而不倚

中是子強哉矯於不倚上見君國有道以處不變塞焉強哉矯於達不離道上見

然特立強哉矯子處已之強國無道以處窮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於窮不失義上見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

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講於流君子和以處眾卻能自守以正必不違理以徇

人而至於流是能擇乎處眾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處已貴乎中立然中立易至於倚君子中立以自處卻能真以有恆必不易方以隨俗而至於倚是

能擇乎處已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處已貴乎中立當國有道必行道濟時而不至驕盈以變其未達時之所守是能擇乎處達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哉其矯乎窮而處困每不終其所守君子當國無道必守義安

命雖艱苦至死而不變其平生之所守是能擇乎處窮之理而守以自勝也不亦強

深乎○子路能不流和柔德也中立剛
治蒲三年孔德也和便易流若中立便
子過之入其是不倚如何又說不倚蓋
竟曰善哉山柔弱的中立把捉不定久
也其敬以信之畢竟欹倒一边兩而字
矣入其室曰是轉語和與中立猶未是
善哉由也忠強必不流不倚乃為強不
信以寬矣至變塞是富貴不淫至死不
其庭曰善哉變是貧賤不移身已出仕
由也明察以故言未達身未出仕故但
斷矣○子路言平生此皆是成德後釋
為季氏宰委守本勇足勝私來

氏祭子路與
室事交乎戶
此章承上合言知仁勇以
堂事交乎階
結之首節知行太過次節
質明而始行
知行不及未節中庸成德
事晏朝而退
歸重末節與君子中庸章
孔子聞之曰
相應兩吾字只借已發明
誰謂由也而
非自敘語
不知禮乎○
素隱節旨

子路為孔悝
此言道本不可有過有述
邑宰太子蒯
句是究隱怪者好名意獨

○子曰素隱行怪
隱對顯言如後漢讖緯之書是也
怪對常言如齊陳仲子之廉是也
後世有述焉
後世以將來言有
述是問或有稱述

吾弗為之矣
弗為是斷絕口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
素隱行怪言深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
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知而易能也今有人焉知必素求隱僻而不知人之所不能知行必過為詭異而行人
之所不能行蓋欲以其術欺世盜名也人情厭常喜新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焉此
失之太過而為所不當為者也吾寧無
○君子遵道而行
此亦學問中人故謂君子
遵循也道是中庸之道

半塗而廢
半塗是惜言不
久意廢是棄也
吾弗能已矣
已足止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
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塗而廢焉此又失之不
及而已所不當已者也吾則行必有終而弗能已於半塗矣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君子依乎中庸
君子

贖自戚謀入言後世者以世遠年湮易

孔惺家作亂惑於新奇耳不必依饒氏

迫孔惺強盟包當世說也吾弗為之便

之遂劫以登隱然有依乎中庸意在

臺子路聞亂此言道本不可及遵道

馳往遇子羔句行由知有始半途句知

出曰門已閉又因行鮮終吾弗能已只

矣子路曰食是見到了自住手不得

焉不避其難依乎節旨

及門有使者依與遵不同遵字著力依

出乃入曰太字自然依友是須臾不離

子焉用孔惺戒懼慎獨都有不悔與不

德之人依中庸者與中庸為一也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遜世即終身意不是隱遜於世不見知不是

轉悔也唯聖者能之聖以生知安行言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庸者自如初無悔於心焉此蓋無過不及純乎天而盡乎人君子也與哉唯德造其

極之聖者能之耳吾亦弗為弗已而勉以幾之焉矣然則夫子所謂民鮮能不可能者必歸諸是人也此中庸之極則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道即中庸之道惟君子為能體之故屬君子

言曰道原於天而盡於君子故為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用則

充周不窮固若是其費矣而就其費之所以原於天命者則又隱焉

○夫婦之愚是昏愚之人可以與知焉

無入舉用只是不甚彰顯意不悔是常依無

而廢是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

講夫太過不及皆非中庸也至若體

道不息之君子不為索隱行怪其

道不見知於人而其依乎中

君子也與哉唯德造其

極則也

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

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為能體之故屬君子

言曰道原於天而盡於君子故為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用則

費而隱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無入舉用只是不甚彰顯意不悔是常依無

而廢是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

講夫太過不及皆非中庸也至若體

道不息之君子不為索隱行怪其

道不見知於人而其依乎中

君子也與哉唯德造其

極則也

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

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

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為能體之故屬君子

言曰道原於天而盡於君子故為君子之道是道也其當然之用則

費而隱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隱是天命之性

費隱章旨

此章言道悔不在以申明

君子死冠不

免結縵而死

此章言道悔不在以申明

君子死冠不

免結縵而死

此章言道悔不在以申明

君子死冠不

免結縵而死

此章言道悔不在以申明

君子死冠不

淵○荀子云

積水成淵而

蛟龍生焉

柯

周禮云柯長

一尺博三寸

○汲冢周書

曰欲伐而不

得斧柯

道不章旨

此章為遠人以為道者發

也因上章說得濶故此便

說入身來以首節為主緊

要在道不遠人句次節言

以人治人不遠人以為道

三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

遠人以為道未節言聖人

所以責之已者不遠人以

為道

道不節旨

此言道切於人而學道者

不可求之遠也一章綱領

在此下不過歷言治人愛

人責已之事以明之耳人

即于臣弟友之人道即為

子為臣為弟為友之道

伐柯節旨

此即人而得治人之道見

道之不遠人也睨邪視視

所執之柯也視正視視所

伐之柯也玩而字之字可

高遠則知行皆失

於過豈所謂道哉

○詩云伐柯伐柯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見已成未成

故君子以人治人

改而止

初止是不過責意

言篇柯斧柄則法

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行彼此之別

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

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何以見道之不遠人也以治人言之幽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伐柯也人之伐柯也

其尺度長短之則取之當前固不遠矣然即詩言思之執已成之柯以伐未成之柯

而自足與伐柯之則在彼不在此者不同矣故君子之立教以治人也即以其人良

知良能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責其知且能焉其人能率吾教而改圖則君子必

止而不治不復以難知難能責之矣是道不遠於人身而不欲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

忠以立其體恕以達其用道

施諸已而不願

願是不欲

亦勿施於人

則是為柯之法

此二句是詩辭

故字承不遠來君

子即修道立教者

言篇柯斧柄則法

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行彼此之別

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

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

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何以見道之不遠人也以治人言之幽風伐柯之詩有云人之伐柯也人之伐柯也

其尺度長短之則取之當前固不遠矣然即詩言思之執已成之柯以伐未成之柯

而自足與伐柯之則在彼不在此者不同矣故君子之立教以治人也即以其人良

知良能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責其知且能焉其人能率吾教而改圖則君子必

止而不治不復以難知難能責之矣是道不遠於人身而不欲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

忠以立其體恕以達其用道

施諸已而不願

願是不欲

亦勿施於人

勿某王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

止意言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

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

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

見治人主教人說兼作君
 作師君子不是將別人的
 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的
 道理與他故曰以人治人
 改而止非將就非姑息只
 是至善恰好無可增損若
 提撕警覺則固無止時也
 天下無道外之人未改安
 得不治天下無入外之道
 既改安得不止

忠恕節旨

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
 道尤見道之不遠人也忠
 恕句且虛下正言忠恕之
 事忠恕是學者下工夫處
 王去私說施諸己二句是
 恕註總言忠恕者無忠做
 恕不出也

道四節旨

此即己之身而得自治之
 道愈見道之不遠人也未
 能非以不能自諉聖人實

愛人則盡仁是也以施人言之道本根於人心但人為私意所間惟知有己不知有人故
 於勉強未能與道為一然由此而行心公理得其去道也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不
 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言如人以無道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亦勿以施於人焉可見忠恕之事亦
 我之所能知能行道豈遠於人哉
 ○君子之道四 君子即慥慥之人道
 即下子臣弟友之道 臣未能一
 焉是自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事父指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事君指所求乎
 弟以事兄未能也事兄指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先施是先交庸德之行子臣
 之道即 是庸德 庸言之謹以此道形於有所不足是行未不敢不勉不敢是惕然恐懼意有

餘是言 不敢盡盡是盡言願行願是相照願意願行願言願言頂不君子胡不慥慥
 多意 願君子即言行相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
 顧之人胡何也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
 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
 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且以責己言之固學爲君子者也君子盡
 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倫之道有四丘尚未能一焉四者維何如吾
 所責乎子者孝然反求我所以事父者未能盡孝也吾所責乎臣者忠然反求我所
 以事君者未能盡忠也吾所責乎弟者恭然反求我所以事兄者未能盡恭也吾所

見道之無窮無可自足之時有未能而願學之意庸德以下正貼君子作一氣讀隨隨句特倒裝又法耳自修意我在言外道雖可言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謹者戒其不可者不言也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足字甚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兩不敢即戒謹恐懼意不敢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照註深一步講言顧行兩句是以用功言乃承上文意衍之正所謂慥慥也慥慥專篤切實無一毫馳驚精神無一毫虛浮意氣胡不口氣贊美中寓願望意不可只誇君子

賈子朋友者信然反求我所以先施於友者未能盡信也君子之道吾所未能如此然已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于臣弟友之道體於身庸德也則行之而踐其實以于臣弟友之道宣於口庸言也則謹之而擇其可行易至於不足則不敢不勉以自力言猶恐其有餘則不敢盡以自嚴如是則所言皆必其所行而顧行所行必逮其所言而顧言君子胡不行皆實踐言皆篤論而慥慥矣乎吾當以是為庸德六句疊疊說下逐步趨緊寫出慥慥神理如見大凡遠人為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慥慥篤實是做聖賢本領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已未能一者聖人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 君子體中庸者位在即道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在行只是盡位中之道

不願乎其外 願不但營求稍有動念即是非位便為外

見在所居之位而行未嘗於位之外別有所願慕蓋本分內其道不可不盡而本分外皆非道之當然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 兼善天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 獨善其身是也

素夷狄行乎夷狄 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 內文明外柔順是也

此章言素位之學歸重在反身上首節是綱二三節

中庸卷一

十

分應四節一束末節結證之上章在人身說然曰

人則已過未來皆人所當盡也故此就身所處之位

言則益切矣
素位節旨

位字兼有定無定二意素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

於其中也外指過去未來不願是不留戀不將迎正

素位而行之專一處
素富節旨

四者特舉其槩行有因位盡道意無入句承上放開

說自得從憂動盡道來道盡而心乃無愧怍

射有三大射
賓射燕射天
在上節旨

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一士

無大射而有
賓射燕射
二句更深一層非贊辭
居易節旨

自得焉所謂素位而行如此

○在上位不陵下

陵是欺虐

在下位不援上

援是攀援

正已

是正在上

而不求

於人

不求則不援意

則無怨

怨是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二句只足

上無怨意

此言不願

於人

見之吾居上位則下為其外而不作威以陵下吾居下位則上為其外而不附勢以援上夫陵下不得申已之勢必怨其下援上不得遂已之欲必怨其上今惟正其在於天而不怨天下無求取於人之意雖不合於人而不尤人所謂不願乎外如此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故字承上二節侯是等待

小人行險以徼幸

小人離道之人

易平地也

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幸其位而不願外故君子心中平易所處而安至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乎傾險之塗以徼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有似全在心上言

失諸正鵠

失是不中諸語助辭正與鵠皆鳥之黠捷

者賓射張布侯而設正

大射張皮侯而設鵠

反求諸其身

反求是自責意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意

孔子有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道何則射而失諸正與鵠則反求於吾意講身以為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初無尤人之心也觀於此言而君子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何以異哉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做此

○君子之道

道作道理字看若進為有序則補在道字之下下二句乃借喻形容之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

自是由邇是近

辟如登

退周旋必中
此合言以東上意俟命不

禮內志正外
在居易外順理便是平地

體直然後持
逆理便是險道小人句輕

弓矢審固此
射有節旨

可以觀德行
主君子說不可說君子有

矣其節天子
似於射失是偶然之失方

以騶虞為節
切君子知射之似君子者

諸侯以狸首
在反求諸身則君子之反

為節卿大夫
身可知矣反身正見其正

以采蘋為節
已處若不能反身是逐遇

士以采芣為節
非素位是該命非俟命也

節天子試士
辟如章旨

於射宮其容
此章言進道有序在首節

禮比於禮其
兩辟如托出下乃舉一事

節比於樂而
以明之上章在身所處之

中多者得與
位上說然曰位則遠邇高

於祭○正者
卑皆位所有事也故此就

正也明射者
推行之序言則愈切矣

內志須正也
辟如節旨

鶴者直也明
高遠卑邇是說兩頭兩必

射者外體須
自字最重有步步從此而

高必自卑
登是升註辟譬註子思自立言以明費之小也曰君子之道雖無所不在

義入神必基於灑掃應對之末辟如行遠者不自遠始而必自

邇辟如登高者不自高始而必自卑求道者不可不知所從事哉

○詩云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是處妻子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是處兄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此二句總承

主耽詩作湛亦音耽○詩小雅常棣之篇鼓且舉倫常中一事言之詩小雅棠棣

言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言之篇曰妻子情好契合如鼓瑟琴和

之至也兄弟友愛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是則有以宜爾之室家

而胥挾洽矣如是則有以樂爾之妻帑而卜悠長矣詩之所言如此

○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註天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詩而慨然曰妻子不和兄弟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

其安樂而無不順矣乎由詩及聖言觀之必能和妻子宜於兄弟而後父母順是亦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甫呂氏云詩只言妻子兄弟但在下面推

於道忽意卑邇而馳心高遠其能至乎哉不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識順父

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

自邇自卑之意也章句意字最妙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
鬼神是陰陽之靈以屈伸往來言
為德即作為鬼神看不分兩層
其盛矣乎
盛是充周無間意
矣乎二字是贊辭

於邪以正人
心也風俗通
云凡琴曲和
樂而作命之
曰暢憂愁而
作命之曰操

祭祀
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
大夫祭五祀
士祭其先宗
廟之祭春曰

祠夏曰禴秋
曰嘗冬曰烝
祭天曰燔柴
祭地曰瘞埋

抑詩
視爾友君子
輯柔爾顏不
遐有愆相在
爾室尚不愧

氣以陰陽流行言註云性
情是良能功效是功用盛
宇在下體物不遺上見其
所以盛則誠也

視之節旨
此三句一連說歸重在體
物句鬼神無形而能形天
下之形無聲而能聲天下

之聲不是先有物而後體
之鬼神即在物中作個骨
子一般鬼神是主物是賓

使天節旨
此就上鬼神中提出最易
見者言使字最好正見得
他靈處如在二句言其無
處不是鬼神

神之節旨
上節雖已足驗體物不遺
猶恐人僅於承祭時知有
鬼神故更即屋漏而鬼神
亦無不在者言之

夫微節旨
夫微節旨

神之節旨
夫微節旨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
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詩有言曰

神之來格思在彼在此不可得而測度思是雖極其誠敬猶懼有失矧可厭射思而
不敬乎夫此屋漏之地且曰不可度則信乎洋洋如在者無定迹矣曰不可射則信
乎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矣鬼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

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詩有言曰

神之來格思在彼在此不可得而測度思是雖極其誠敬猶懼有失矧可厭射思而

不敬乎夫此屋漏之地且曰不可度則信乎洋洋如在者無定迹矣曰不可射則信

乎必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矣鬼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

夫鬼神不見不

顯也指微而能顯說

夫誠是鬼神之實理不可掩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

大孝是非

德為聖人

指重華協帝

尊為天子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重華協帝

尊為天子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富

指受堯之禪

以尊其親說

于屋漏無日 上文皆微之顯不可揜處 富有四海之內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為親光榮於前下而子孫 不顯莫于云 此只指出誠字來咏嘆之 保其業而為親垂裕於後此其孝實出人情願望之外者大何如哉 **故大德** 大德固是

觀神之格思 玩夫字如此夫字語氣便 承德為聖人然 **必得其位** 必字是決然意 **必得其祿** 祿即四 云云 見微之顯要着之字猶云 亦即指大孝言 **必得其名** 名是臣民稱 頌如玄德升

天子 即顯之意須從微側注顯 類 **必得其壽** 壽是多 舜年百 壽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然德為福之本 聖人受命皆 落下方順鬼神乃陰陽合 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乃本分當然不求而自應者 **故天之生物**

天所生父天 散之氣誠即陰陽合散之 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乃本分當然不求而自應者 **故天之生物**

母地故稱天 所以盛而體物不遺也中 植物言 **必因其材而篤焉** 篤單指好邊 **故栽者培之** 此句合上二句連讀 傾者覆

子 博物志云天 膚誠字發端於此 大孝章旨 此句只帶說傾是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 傾覆覆是摧敗 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意所在也故天之生物也

地四方皆海 大孝章旨 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加篤焉故物之栽者根本純固便從而培養之物 **詩曰嘉**

水相通地在 此章言舜以德獲福盡孝 之傾者根本搖動便從而覆敗之天非有私意於其間因其物之自取耳 **詩曰嘉**

其中蓋無幾 格天意章內四故字六必 樂君子 詩序嘉成王也嘉是可稱美 **憲令德** 憲是顯著 **宜其宜人** 民是無位 也故君天下 字說天人相應鑿鑿不爽 要把舜做個樣子以見庸 行之修不可以不至也 大孝章旨

者統謂四海 行之修不可以不至也 大孝章旨 于天 祿是 保佑命之 降福二之字指君子 **自天申之** 申即保佑 詩大雅假樂之 宗廟也廟貌 大孝句是綱下五句德福 嘉憲當依詩 不觀之詩乎詩有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宜於在 也先祖形貌 平列是目舜本以大孝做 作顯申重也 下之民又宜於在位之人以此能受祿于天而保其身佑其行命為 所在也祭宗 到聖人尊富饗保乃章旨 天子又自天申之而保佑命之 **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總結上文受命是為天子而 廟者尊人君 也因以聖人尊富饗保而 不已焉使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廟者尊人君 也因以聖人尊富饗保而 不已焉使長享福祿於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總結上文受命是為天子而

貴功德廣孝道也
益成其大孝此節旨也
大德節旨

王季
此承上德福側說舜德生知安行故敦倫立教能盡

公季事殷為
孝之實此是大孝本領只

西方諸侯遵
言德而孝在其中四必字

后稷公劉之
業修古公遺
道篤於行義
分明有篤厚申重天意在

諸侯順之王
此借天之生物喻天之眷
以其功多賜
聖重一因字自人言則主

之圭瓚和鬯
於得自天言則王於因上
為侯伯得專
三句連讀未句帶言

征乃伐西落
嘉樂節旨
此引詩見有周之天與有

兔戎俘其主
虞之天無以異也上三句
以歸大雅云
證物之裁者下三句證天

維此王季因
之培之受字重看是德足
心則友則友
以受之也保佑命謂可大

其兄則薦其
自天申謂可久正受祿處
慶載錫之光
受命節旨
受祿無喪維

此王季帝度
此承上詩辭中受命字決
其心貊其德
大德者之必然也大德內

註受命者受天由天意觀之故有大德者必然受上天保佑之命而為天子以示命為天子也譚篤厚之意而享位祿名壽之全固理之必然而無疑者然則舜以聖人之德而合尊富饗保以成大孝非古今所不可及與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無憂以遇言者字
作人字看惟是獨
以王季為父
王季名季歷
太王第三子
以武王為

子武王名發文王
父作之
始意
子述之
述是繼後意二之
此言文王之事實言

所作亦積功
子思引夫子之美文武周公者以明費之大也夫子有曰自古帝王
累仁之事也
際天倫之極盛而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以王季之賢而為之父

以武王之聖而為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於前子馬丕承
厥志而述於後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賴夫何憂也
武王續太王王季文

王之緒
太王即古
公亶父也
壹戎衣而有天下
是伐商而諸
侯皆朝意
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顯名是光顯
之聲名不失

是原有此顯名不
以伐紂而失意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極貴
宗廟饗之
宗廟指后稷至文王
言饗是享其王祭
子

孫保之
子孫指成康以下言保是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太王王季之父也書云
保其王業與大孝章不同
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緒業

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
以武王子述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成文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家文王三分有二我周世業也惟武王克續之其續

四書補注精旨
中庸卷一
上三

首其德克明 藏有孝字正以申結通章
克明克類克 意命之受自其德必之可

長克君王季 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
其追號也 無憂章旨

武王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
庸之道章句固是三節平

文王娶太姒 列要以首節文王為主下
有賢德生發 二節乃詳武周之能述也
發即位修文

王緒業紂為

無憂節旨

無道武王興

開口突說文王無憂分明

師渡河白魚 有文王本身緝熙敬止一
躍入舟中既 段盡道意在前纔美他父

渡有火自上 子兩以字盡道之文王以
復於下至於 之也作只言王季舉親者

王屋流為烏 言述只言武王舉尊者言
其色赤其聲 白作日述則所以承之開

魄是時諸侯 之者其盡道更可知
不期而會孟 武王節旨

津者八百乃 此武王之子述也首句雖
伐紂救民周 列三王然子述是節旨須

頌云執競武 提文王且無憂木於父作
王無競維烈 又須提王季然後轉出大

緒也本不期於有天下到後來紂惡不悛不得已一著戎衣以伐紂而奄有天下夫
以臣伐君宜失其名然天下諒其順天應人之舉咸稱頌之而其身不失忠孝之顯

名於是變侯為王而尊為天子化國為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
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方永此皆武王之績緒而述文王者也文何憂哉

曰績緒要看得好指積德累仁世守臣節之先業言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邦
其績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有天下乃績緒中之一事耳如此看方盡中庸

道 ○武王末受命 受命是受天
命為天子 周公成文武之德 周公名且武王之弟成是成就德
是以孝事先以孝治天下之德

追王太王王季 追王是生前未得稱王今
以王者之號追稱之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天子之禮莫行
斯

禮也 指追王上 達乎諸侯大夫 達是自上
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 四以字俱 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此上八句是葬祭
俱以爵祿為等級期之喪 諸父

喪 達乎大夫 自庶人上達 三年之喪 服之
達乎天子 自庶人上達 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此只申明上二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
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

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武王當此受命為天子時蓋已末年矣凡所以述文王者尙未及備周公乃成文武
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恩意近而追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不王其

大王

古公置父復

修后稷公劉

之業積德行

義國人戴之

謂之古公者

猶云先王先

公也周頌云

天作高山太

王荒之太王

其追號也荒

治也

周公

且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

文王任以國

事及武王即

位且輔翼用

爭居多武王

有天下受封

於魯後相成

王方合續緒只繼其積功

累仁之業到戎衣句乃繼

緒中時至事起耳顯名說

不失有斟酌與舜必得不

同尊為天子四句舜言諸

福畢集武言大有作為意

各有所為也

末受節旨

此周公代武王子述也末

受命是起下語末字亦見

不得已之心成文武之德

是綱領兼言文武者武猶

文也追王二句成其以孝

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成

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德就

制作之精意說追王不言

文王者武王在時已追王

矣上祀不言太王王季者

追王則上祀不待言矣太

王王季有號無諡則禮殺

於魯後相成於文王以王迹由起與大

身而王其號焉遠而自紺紺以上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享焉

斯禮也乃人情之至豈獨為天子設已哉下而達乎諸侯與大夫及士與庶人使皆

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為大夫為士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非貶也如父為士子

為大夫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非僭也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乃更

有喪服之制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止耳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

乎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貴不敵親也祭禮殺於下而上致

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此皆周公之成德而述武

之未盡述者也文又何憂哉觀此而道之費隱可見矣

子不窋立窋於戎狄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遷於邠公劉卒子慶節立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毀喻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

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

類卒子古公賈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孝在體道盡倫隨時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

謂之孝猶孟子謂子思引夫子稱武王之孝以明費之大也夫子有曰人君以先祖

之言達尊也宗貽後嗣為孝惟我武王周公之孝其天下稱之無有異辭者乎

○夫孝者以貼定武善繼人之志善有委曲變通意繼是承善述人之事者也

周說為是善繼人之志繼人指前人志是存諸心善述人之事者也傳述

事是發上章言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

諸外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

周公多材多藝嘗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無號則制略於太王王季以世遠功德淺與世近功德大者不同父為大夫兩段正做上祀之例只重祭上舉大夫士而諸侯庶人可類推也期之喪下又因祭禮及之註推已及人句總指斯禮也以下言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此章贊武周之為達孝承上章來首節達孝是綱次節善繼善述是目春秋三節主祭祀說正繼述之善處末節事帝祀先並言亦繼述中事總之盡倫盡制無非孝即無非道也

春秋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達孝章旨 此章贊武周之為達孝承上章來首節達孝是綱次節善繼善述是目春秋三節主祭祀說正繼述之善處末節事帝祀先並言亦繼述中事總之盡倫盡制無非孝即無非道也

宗器周書曰越王五重陳寶赤

達孝節旨 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周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達字要照盡倫盡制上說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

夫孝節旨 夫孝節旨

者言夫所謂孝者何哉凡前人有志未逮而成就之為繼不必前人在日有此志

而吾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為善繼人之志前人有事可法而遵行之為述不必前人在日有此事而吾之所為當可則補註通於上指春秋節及敬所尊易地皆然是為善述人之事也武周非達孝而何補句通於下指宗廟節及愛所親句即末節上而事帝祀先

排設其裳衣

設是擺設裳薦其時食 薦是供獻註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列設其裳衣下設是擺設裳薦其時食供獻註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

附考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室祀之并七廟而為九也此乃武周後事○周禮春官太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具禁

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守祧掌守先王

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授先王尸

衾冕先公尸驚冕天官庖人掌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共祭祀之好羞凡用禽獸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膾按膳治也

膏脂也行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豚乾雉鱠乾魚犢牛子麋鹿子鱸魚也羽雁也香牛

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膾按膳治也膏脂也行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豚乾雉鱠乾魚犢牛子麋鹿子鱸魚也羽雁也香牛

序肩之舞衣 此緊貼武周單提孝字推
大貝叢鼓在 論正見孝之所以建處二
西房兌之戈 善字重看就隨時變通言
和之弓垂之 如理所當為時所可為分
竹矢在東房 又得為者使之禮明制備
昭穆 仁至義盡固即前人所願
廟制則昭左 為之志與必為之事也在
穆右合享則 設身處地上見

昭北穆南其 春秋節旨
實南北即左 此重祖宗上昭敬其所尊
右也左為陽 言春秋二字貫一節修陳
昭者陽明之 設總以薦時食之故祖廟
義右為陰穆 只指天子言修是加整潔
者陰幽之義 意宗器藏諸天府歷世寶
此序昭穆主 之裳衣兼先王先公所遺
生者言 者授尸使神依焉時食以
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
也此與下節是一時事當
玉爵獻卿尸 以時祭該禘祭說
飲七以瑤爵 宗廟節旨
獻大夫尸飲 此重待下之周照愛其所
九以散爵獻 親言宗廟與祖廟同二字

脂臊犬脂腥雞脂羶羊脂膾
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也
宗廟之禮 禮指子姓
所以序昭穆也 序是次序昭穆
是祖考位次左
班列之禮 所以辨貴賤也 辨是別貴是爵之
尊者位列於前賤
是爵之卑者 是所以辨賢也 賢是有才
能之人 旅酬 旅酬是以下為上 下是
兄弟
位列於後 序事 事即祭祀中
所執之事 所以辨賢也 賢是有才
能之人 旅酬 旅酬是以下為上 下是
兄弟

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
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
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
坐次也齒 又以其祀典之通於下者言之祭於宗廟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乃所
年數也 講 以序其孰為昭孰為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公侯伯子
男內服卿大夫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為貴孰為賤貴貴使不越也同姓異姓
各有職事序以所司乃所以辨其德行威儀與駿奔之能賢賢使不掩也追祭將畢
飲福酒同姓兄弟獻異姓賓賓酢兄弟又復酬眾人交錯以徧是為旅酬則賓兄弟
在下之子弟各為在上者舉觶乃所以逮及賤者幼幼使伸敬也祭已畢異姓賓退
獨燕同姓於私寢以示恩惠此時不論爵之崇卑但以毛髮辨位次所以於昭穆中
各序年齒老老以加敬也武周之因禮盡制又何莫非體先王之志事而繼述之哉

是兄弟與賓客之子弟 所以逮賤也 賤是年
少也 燕毛 祭畢送尸既歸賓客之俎
所以序
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
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
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
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
坐次也齒 又以其祀典之通於下者言之祭於宗廟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乃所
年數也 講 以序其孰為昭孰為穆親親使不紊也至於異姓助祭外服公侯伯子
男內服卿大夫士序之以爵乃所以辨其孰為貴孰為賤貴貴使不越也同姓異姓
各有職事序以所司乃所以辨其德行威儀與駿奔之能賢賢使不掩也追祭將畢
飲福酒同姓兄弟獻異姓賓賓酢兄弟又復酬眾人交錯以徧是為旅酬則賓兄弟
在下之子弟各為在上者舉觶乃所以逮及賤者幼幼使伸敬也祭已畢異姓賓退
獨燕同姓於私寢以示恩惠此時不論爵之崇卑但以毛髮辨位次所以於昭穆中
各序年齒老老以加敬也武周之因禮盡制又何莫非體先王之志事而繼述之哉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此三句總
承上二節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此二句分
應上二節 事死如事生事

此三句總
承上二節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此二句分
應上二節 事死如事生事

此三句總
承上二節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此二句分
應上二節 事死如事生事

士及羣有司亦貫一節禮即子姓站立

其貴賤有辨班次之禮子姓裸將有執

可知此三爵事者各以事序其無事者

列在阼階之下序以昭穆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序事

而非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為別

王幣交神明

也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武周則春秋備舉用致誠恪以敬先王之所親是先王雖死而武周事之如生焉先王

也太宰贊之

也爵有賤以別尊卑也此武周則春秋備舉用致誠恪以敬先王之所親是先王雖死而武周事之如生焉先王

裸豎求神於

序在西階之下序事辨賢宗廟大享合展歡心以愛先王之所親是先王雖死而武周事之如生焉先王

幽也豎則大

而不及否蓋與祭之士已雖亡而武周事之如存焉真可謂善繼善述而為孝之至者而非達孝而何

宗伯泄之裸

是賢了此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也旅酬

又小宰掌之

社之禮禮兼儀文所以事上帝也事字內有答報宗廟之禮即下所以祀乎其先也

若此類因能

授職其為辨在西階阼階之下賓弟子祀字內有報本明乎郊社之禮明是知到精微處

賢可知

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意先指祖考明乎郊社之禮明是知到精微處

旅酬

先自飲以導長者之飲所禮在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國兼天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

凡祭必立尸

謂下為上也賤指卑幼言禮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禘然武周所

必擇賓賓一

不必是童子子姓當序立也亦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人眾賓無數

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禮不但此也統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冬至祀於圜丘夏至祀於方澤果何為哉蓋

其位在堂下

西階之西長毛則分昭穆以論齒而不

兄弟及眾子

復論爵矣亦惟聖人明之苟能明於郊社所以事上帝之禮與禘嘗所以祀先之義則理無不

弟其位在堂

踐其節言

亦惟聖人明之苟能明於郊社所以事上帝之禮與禘嘗所以祀先之義則理無不

亦惟聖人明之苟能明於郊社所以事上帝之禮與禘嘗所以祀先之義則理無不

下阼階之東此結上兩節而贊其至孝
獻尸後尸傳也重敬愛二句但敬愛藉
神意以假天禮樂以將而禮樂又因位
子天子既飲而設位禮樂俱著今日天

福受胙又欲子說正繼述善處敬所尊
均神惠於眾應春秋節愛所親應宗廟
故使行旅酬節其字只指文王蓋太王
禮主人先酌王季已在所尊內事死二

獻賓曰獻主句即承上斷之自其稱於
人指長兄弟天下而言曰達孝自其盡
賓酌答主人於已而言曰至孝
曰酌主人又郊社節旨

酌自飲而復此承上孝之至句說下非
飲賓曰酬自又一意也先王有社無郊
飲所以導賓有嘗無禘武周因時備制
飲也於是賓享帝得與享親並舉正繼

弟子兄弟之述內事明乎三句見明於
子各舉解於享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
其長亦自先民明於享親之孝者必能
飲以導之而孝治天下但是贊武周制

交錯以徧所作之妙不重人能明之上
謂下為上而按冬至祀天於南郊圖三

明誠無不格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幽明一理而幽為難知神人一道而神為難格
既能通於幽而感於神則明而治人又何難之有此武周制作之精所以益見其善
繼善述而為孝之達也道之費也何如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哀公周公之後政是 紀綱法度治邦國者君名蔣 兼小大也昔魯哀公問政於夫子

○子曰文武之政文武是哀公之祖 布在方策布是陳列方是 其人存其人是文武之 則其

政舉政指文武之 其人亡亡是無 則其政息息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 夫

告之曰政莫備於文武文武之政布列在方策之間迄今昭然可考也但政必待人
而行苟世有文武之君臣而其人存則其政因之而舉矣若無文武之君臣而其人

亡則其政亦因之以息矣夫政之舉息係於人
之存亡如此公有志於政尚其法文武焉可也 ○人道敏政人道是君臣協德 地道

敏樹地道是剛柔合質意樹是栽 夫政也者政是文 蒲盧也蒲盧是喻 敏速也蒲

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
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講 夫人存何以政舉哉蓋以人

君臣一德則百度振飭矣如地之為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脈滋息即百昌培植
矣然非泛猶夫樹已也夫文武之政也者合人情宜土俗一得其人即俄頃而奏治

逮及賤者也

郊社

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禘

圜丘泰壇祭止祭太祖所自出之帝以天也方澤祭太祖配之羣廟主不與焉

折祭地也蒼

哀公章旨

璧禮天黃琮此章以人存政舉為主文武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

禮地奏黃鐘故為政七節是修身事屬

歌大呂舞雲人存而未帶起政意凡為

門以祀天神天下四節是治人事屬政

奏大簇歌應舉而未歸到身上凡事豫

鐘舞咸池以下又因上文兩一字詳

祭地祇○天示以求誠之功乃所以存

猶父尊而不為人而舉政者也通章重

親故郊惟天修身邊合仁義禮智勇以

子得行之地修身體之為五達道播之

猶母親而不為九經見之於身為言事

尊故社上下行道其要則惟一誠其功

禘嘗則在擇執須照顧問政句

大禘亦惟天方不像講學

子嘗祭則上哀公酌旨

平其易舉猶蒲盧之易生也其敏更富何如

○故為政在人為政是君欲舉文武之政在人是在於得輔治賢臣此人字與上兼君臣言不同

取

以身取人是欲求文

武之臣以輔治修身以道

都是箇當然的理身中

修道以仁此仁字是自身

之德愛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之理言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

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

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講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為政

後紀綱其理也然人不自致其取人則以君身蓋標準既立而後賢人樂附也然身

何由端其修身則以道蓋此身納諸日用彝倫之中而後各當乎則也然道又豈無

所藉以修哉其修道則以仁蓋日用彝倫間必惻怛慈愛之心周流無

間乃成其道也是以仁修道皆所以修身取人而為立政之本者也

○仁者人也

仁專以愛親親為大上親字指親愛言下親義者宜也以義字跟仁字來

尊賢為大

是

尊

賢

為

大

尊

賢

為

大

尊

賢

為

大

尊

賢

為

大

哀公

哀公定公之

文武節旨

者親親之理所由藉以講明也仁心之發於此賴其輔益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之也至於因父母而及諸父母親親之有隆殺由師事而遞以友處尊賢之有等級

子公患三桓

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欲公之法祖也布

有節有文無過不及此又禮之自然發生於其間而非私意之為也夫有仁必有義亦必有禮如此是皆修身者之所當務矣

之修欲以諸

儀禮諸書可考也人存禮舉通章主腦見有睚麟精

○故君子不可以不

侯去之三桓

意乃可行官禮法程也人

修身故字承上二節來君子指人君言

亦患公之妄

雖兼君臣重君邊人亡政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也故君臣多

息輕蓋反言以決之耳

父母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問

人道節旨

天是禮之所從出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知

方策

簡為策版大

道修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通版為方聯

簡小大事書

取人之則立政之本也故為政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然修身以道修以仁而仁之

簡為策版大

字兩政字宜一樣看上重

實事親是也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

於木版小事

特作提振就敏樹中抽出

可以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仁自親始道以仁行而修身之事可得而全矣

書於竹簡

薄盧以形容其尤敏耳較

○天下之達道五

薄盧

上二句又進一層

此句根上修身以道

蒲葦性輕揚

故為節旨

來見道不止於親親

依洲渚而生

承上文提出修身二字為

所以行之者三

人存之本身固賢人視為

進退者道所以範圍此身

道以仁來見修道不止於仁

者仁所以貫徹此道者通

節銜接而下歸重修道以

交也

交者惟友必交而後成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

道即率知以心之

仁公言

勇

身之相資而為朋友獨言

身之相臨

父子也

而為父子

身之相生

夫婦也

而為夫婦

身之相配

昆弟也

而為昆弟

身之相序

朋友之

道即率知以心之

仁句仁即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仁該得知

勇并該得誠字

仁者節旨

此申明修道以仁之意仁是生底理故直作人看親親指父母與下事親同為

大只對五達道說由仁推誠

出義重尊賢上尊賢為大只就講明親親之理說親

親之殺句兼一本九族等殺處是禮要醒出所生二

字蓋此句為下天字立案雖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

然未到人事上去須就等強識

殺中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己者則天

字大指已攝而所生二字亦不落空矣節者等級也

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裏得好如升降揖遜故君節旨

以心之強言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德即天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噴達道者天下古今

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

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

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

別無講試舉修身修道者詳言之修身固在以道然其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

講達道蓋有五焉修道固在以仁及知天然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

三焉五者維何曰朝而君臣也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外而朋友之交也此五

者人倫太常天下之達道所以修身者也三者維何曰心之明為知心之公為仁心

之強為勇此三者人性同得乃天下行達道之達德所以修道者也然要之三達德

之所以行乎五達道者一也理惟一實則私欲不問知是實知道自此知仁是實仁道自此體勇是實勇道自此

困是苦

或生而知之

慮意七之字俱指達道或學而知之

亦知到此故曰知之

或安而行之

從容

利是貪

或勉強而行之

勉強是力不能

求意

及其成功一也

行到

困是苦

或安而行之

從容

亦知到此故曰知之

或安而行之

從容

利是貪

或勉強而行之

勉強是力不能

求意

及其成功一也

行到

困是苦

或安而行之

從容

亦知到此故曰知之

或安而行之

從容

利是貪

或勉強而行之

勉強是力不能

達道者天下古今

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雖人所同得然一有

所以行此達道者有

所以修身者也三者維何曰心之明為知心之公為仁心

所以行達道之達德所以修道者也然要之三達德

所以行乎五達道者一也理惟一實則私欲不問知是實知道自此知仁是實仁

所以體勇是實勇道自此

所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

所以行之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

所以行之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

此方責成君子收拾上兩節意上節從仁字推出道理此從修字推出工夫不可不知人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不可不知天兼承事親知人而側注知人上朱子云此節須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起處卻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個自然道理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

天下節旨

此又承上未盡之意而臚列之上言道而未見為何道上言仁而未及知勇故此點出名目來曰達道見人不可不由意曰達德見人不可自諉意歸之於誠又修身之本原達道只言人不言道外無道也要緊根身字說知仁勇是性

○子曰好學近乎知 好學是篤志於學以求明此達道近知全在破愚上力行近乎仁 力行是奮勵於行以求體此達道近仁全在破懦上

則知所以治人 治人是出身加民使人亦進德而行道也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治字有入亦進德而行道也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由近及遠處無不當意也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誠能知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百工 考工記曰國 分帶來兩所以行之之字 俱指達道一對三言皆數 目字要暗切誠勿露 或生節旨

有六職百工 此詳達德行達道之事恐 與居一焉審 公以愚柔自阻故以始異 終同之槩最之三知三行 俱自已知已行現成者說

器謂之百工 六或字極活兩一也特從 上評斷之及其二字雖包 巧者述之守 學利尤重困勉邊不曰行

之世謂之工 而曰成功者謂行到而知 始盡有以成其功也 好學節旨

凝土以為器 此是入德之法兼學利困 作車以行陸 勉說三達德未能一之須

皆聖人之所 求近之知者聰明自內出 作也○鄭之 好學者聞見自外入仁者

之削吳魯之 率性以體道力行者修道 劍遷乎其地 知恥者藉氣以鼓志重好 而弗能為良 字力字及恥字

斯三近者則以達德行達道而知所以修身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者身之推也自 知所以治人而進斯人於道德之內矣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亦人之積也自 知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範斯世於道德之中矣夫始於三近之知 ○凡為天下國家 而終於天下國家之治可見為政當修身而修身宜先入德也

有九經 凡是大凡為是治 曰修身也 身是天下國家 之本故特居首 尊賢也 尊賢就親 師取友說親親也 上親

親愛下親字凡諸 敬大臣也 敬是尊禮意大臣是 體羣臣也 體是撫之以情有相待 父昆弟親族皆是 敬大臣也 居朝廷師保之位 體羣臣也 一體意羣臣是分理庶 事之 子庶民也 子是保愛 來百工也 來是招來聚集意 柔遠人也 柔是寬恤不拂所 賓旅離家 懷諸侯也 懷是撫循有包容吾度內意 經常也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邦而來者 懷諸侯也 諸侯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 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體視百姓猶吾子也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視臣視民之別也 講家者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焉九者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 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 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此九 修身則道立 道即達道立是吾身各 尊賢則不惑 經之目而有自然之序如此 ○修身則道立 盡其道而民皆取則也 尊賢則不惑

子庶民也 子是保愛 來百工也 來是招來聚集意 柔遠人也 柔是寬恤不拂所 賓旅離家 懷諸侯也 懷是撫循有包容吾度內意 經常也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邦而來者 懷諸侯也 諸侯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 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體視百姓猶吾子也 講家者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焉九者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 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 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此九 修身則道立 道即達道立是吾身各 尊賢則不惑

子庶民也 子是保愛 來百工也 來是招來聚集意 柔遠人也 柔是寬恤不拂所 賓旅離家 懷諸侯也 懷是撫循有包容吾度內意 經常也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邦而來者 懷諸侯也 諸侯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 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體視百姓猶吾子也 講家者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焉九者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 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 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此九 修身則道立 道即達道立是吾身各 尊賢則不惑

子庶民也 子是保愛 來百工也 來是招來聚集意 柔遠人也 柔是寬恤不拂所 賓旅離家 懷諸侯也 懷是撫循有包容吾度內意 經常也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邦而來者 懷諸侯也 諸侯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 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體視百姓猶吾子也 講家者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焉九者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 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 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此九 修身則道立 道即達道立是吾身各 尊賢則不惑

子庶民也 子是保愛 來百工也 來是招來聚集意 柔遠人也 柔是寬恤不拂所 賓旅離家 懷諸侯也 懷是撫循有包容吾度內意 經常也 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 邦而來者 懷諸侯也 諸侯謂有爵土藩衛王室者 察其心也 子如父母之愛其子 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 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 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 體視百姓猶吾子此 講然治天下國家非可以易而為也凡人君為政而治天下國 體視百姓猶吾子也 講家者有九件經常不易之道焉九者維何曰身為天下國家 之本首在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次則親九族之親於家也次則隆敬大臣 體恤羣臣於朝也次則愛民如子招來百工於國也終則柔恤遠方賓旅之人懷服 五等之諸侯於天下也此九 修身則道立 道即達道立是吾身各 尊賢則不惑

地氣然也○

知斯節旨

凡攻木之工

此乃結上起下為過脈處

就君心說平時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是伯叔昆弟是兄弟不怨是得其歡心敬大臣則不眩不眩就政

七輪輿弓廬

知非空知即真從事好學

講學故註言理士即羣臣禮字須從禮字內看出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出蓋上以禮施斯下以禮報子庶民則百姓勸

匠車梓攻金

力行知恥而進於知仁勇

時區畫財是貨財用是器用如織紝可以百姓即庶民勸是樂於從上意來百工則財用足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柔遠人則四方

之工六築治

也修身內要點取人立政

歸是慕其恩者願入其疆天下舉四海內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外言畏是畏服註效也道立謂

鳧巢段桃攻

之本已端意下治人治天

歸賓樂為用旅願出其塗也天下舉四海內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外言畏是畏服註效也道立謂

皮之工五函

下國家一滾說

歸賓樂為用旅願出其塗也天下舉四海內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外言畏是畏服註效也道立謂

鮑鞞韋裘設

凡為節旨

歸賓樂為用旅願出其塗也天下舉四海內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外言畏是畏服註效也道立謂

色之工五畫

承言治天下國家而列其

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

績鍾篴旒刮

治之之目序即在目中所

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未

摩之工五玉

謂九經正文武之政布在

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夫九經序之固

柳雕矢磬搏

方策者要看九箇也字經

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謹有其目而行之

垣之工二陶

有九其實總三件合來只

豈無其效乎誠能修身則道自我立而為民之表率矣能尊賢則啟沃有資聰明日

旒○有虞氏

一件敬體二句從尊賢來

擴而不惑於理矣能親親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而不怨矣能敬大臣

上陶夏后氏

子來柔懷四句從親親來

則臨事建功不奪異議而不眩於事矣能體羣臣則感恩者思以效忠而士之報禮

上匠般人上

而親親尊賢又從修身來

於我者重矣能子庶民則懷惠者思以報德而百姓自勸矣能來百工則作成器具

梓周人上輿

大臣近而易藝故言敬羣

是以財資於用而皆足矣能柔遠人則四方賓旅皆願出於其途而歸之○齊明盛

賢在大臣羣臣之外是師

臣卑而易疎故言體若尊

服齊是純一不雜明是潔淨無非禮不動凡視聽言動出所以修身也要看所以字

集之曰來

之友之而不臣者以道招

後德立道行是輕賤去讒是專重有遠色是專重有賤貨是專重有而貴德是專重有所以勸賢也我心以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修身節旨

既稟

朱子曰餽牲

餽也如今官

員請受有牛

羊肉廩即廩

給所送錢之

類是也

送往迎來

秋官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

之禮達天下

之六節山國

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皆以

金為之道路

用旌節門關

用符節都鄙

用管節皆以

竹為之環人

掌送逆邦國

未言事先言效所以款動

哀公也九則字須是上半

截頓得有力則字方有精

彩道立者立之質在君身

上立之象在民眼中不惑

者陸師重友君志漸以清

明講學析疑義理由之昭

著自古天下國家多故恆

始於親戚之怨不怨者九

族既睦也不眩主人君說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小

臣聚訟而無一元老主張

其事安得不眩士是已服

官者如上下士之類報

禮重是士以禮報君只在

供職上見百姓勸如有力

者趨工有財者樂輸財用

足可兼上下講本註單貼

民間然下節曰省一段又

以在官者言也四方歸自

兼賓客聘問遊士商旅說

任賢所以激勸

以勤於論道

曰勸彼為我之親我亦為彼之

親吾能親彼彼亦必來親我矣

之以忠信重祿

忠信是孚其心

不眩

所以勸百姓也

勸是使之樂

日省月試

省是省其勤惰

既稟稱事

既是牲肉稟是廩

米稱事是因其事

之煩簡以給

所以勸百工也

勸是使之勉

送往迎來

送往是欲其不阻滯

迎來是欲其有資給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大夫時

是有常期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

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

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

往薄來謂燕賜

夫九經固有其效矣而九經之事則何如方其靜而未應接之時一循諸節文

厚而納貢薄

厚往而薄來

燕尊賜子從厚納

貢只照舊例從薄

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

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

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

路節遠四方說得潤凡奉正朔遵制度送逆及疆夏國不異政家不殊俗都是

官懷方氏掌

齊明節旨

來遠方之民九經之事是作工夫處九

致方貢致遠所以皆著力字是道理上

物而送逆之合當如此上以知仁勇為

達之以節此修身之功此復以主敬言

皆授節送往者乃彼此互見自一念以

之事地官遺至百為皆是動賢是有德

人掌邦之委者議色貨皆與德反必去

積郊里之委之遠之賤之乃見貴德之

積以待賓客尊篤也貴有師模範意

野鄙之委積尊其位只是爵位未言委

以待羈旅三任尊權三句尤重同好惡

十里有宿宿上勸親謂勸親之親我

有委五十里大臣惟優崇之乃見專任

有市市有積此官是大臣使令之官如

委人掌斂野中書之類羣臣分卑則勢

之賦斂薪芻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

畜聚之物以無以養廉故必忠信重祿

稍聚待賓客時使如龍見火見有常期

以旬聚待羈即公事無輕用之心薄斂

之禮若非禮則勿妄動此則動靜交養所以修吾之身也而道立之效此其基矣屏

去讒邪疎遠美色輕賤貨財而專於貴重有德此則純心任賢而賢者樂為我用所

以勸賢也而不惑之效可致矣尊其位以貴之重其祿以富之同其好惡以公之此

則恩意周而情誼篤所以勸親之我親也而不怨之效可致矣多設官屬以任使令

則養其居尊之體而得以從容論道所以勸大臣也而不眩者胥此矣待以忠信之

誠養以重祿之厚則使無俯仰之累而益以効其股肱所以勸士也而報禮重者胥

此矣以時役使而不窮其力薄其稅斂而不盡其財則安富之情以遂而愛戴自切

所以盡子庶民之道而勸百姓者此也日有所省月有所試以程其能既稟之頒因

功授食以稱其事則激勵之典以行而勤惰胥奮所以勸百工之道而足財用者此

也授符節以送其往豐委積以迎其來有願留於國者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而不強

所短以矜不能則往來各獲其安賢愚咸遂其願所以柔遠入也而致四方之歸者

○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

此句只是承

上起下之辭

所以行之者一也

行是推行而施為意之指九經

一者誠也一

指誠以誠對九經言故曰一

註有不誠則是

九經者一也蓋本之以一則所行者皆實事所獲者

講然是九經也豈無所以行之者哉凡為天下國家固有九經而

所以行是九經者一也蓋本之以一則所行者皆實事所獲者

凡事豫則立

凡事專指達道達德九經不必

推開則字俱作即字看立是成

不豫則廢

廢是

敗意

言

旅又懷方氏 如上田中田差其等且歲
治委積館舍 亦無多取之意省試重日
飲食此皆委 月字既稟句跟省試來食
積迎來之事 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

朝聘 無功不可濫註稍食祿廩
曲禮曰天子 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稟
當依而立諸 人主弓弩箭矢言稟人則
侯北面而見 百工可推矣箭幹曰稟送
天子曰覲天 迎指來朝來使之類兼商
子當之而立 旅在內註授節謂道路之
諸公東面諸 節即旌節也委積謂糧米
侯西面曰朝 薪芻也多曰委少曰積嘉

王制曰天子 於尊指遠方遊士繼絕舉
無事與諸侯 廢是錄其祖德之貽於先
相見曰朝考 治亂持危是恤其統緒之
禮正刑一德 墜於後朝聘二句是恤其
以尊於天子 財力之訕於當身真个懷
禮書曰周官 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
之制因地以 數不數意重

辨服因服以 凡為節旨
制朝因朝以 覆說凡為句是指其事一
入貢則遠者 即九經之實心一對九言

前定 言是發號施令之類
前定即上豫字之意 則不殆
行是行誼以 則不疚
疾是心 道前定
道是性中之用言事
行皆道中之一耳 則不窮
窮是用 註
凡事

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踰躓也疾病也此承
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事其所以行之者必須豫先做工夫臨時始能成立若平日不豫做工夫則至於廢
如言也而前定乎所為言則言為有物而不殆事也而前定乎所為事則事為有實
而不困行而前定乎所為行則行有常自憚於心而不疚道而前定
乎所為道則道有本自泛應曲當而不窮所謂凡事豫則立如此

不獲乎上 獲上是得
君上信任 民不可得而治矣
見治民必 獲乎上有道
有道即豫
不信乎朋

友 信指平日行
誼素孚言也 不獲乎上矣
見獲上必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
順親是得
不信乎

朋友矣 見信友必
豫於順親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誠身兼所存所發心
不順乎親矣 見順
親必

誠身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明善即格物
致知之事 不誠乎身矣
見誠身又必豫於明善此節歸
著在誠身而明善正誠身工夫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
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自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又以在下位者推之亦可以見素定之意焉彼為人臣而在下位欲治平民其道
在豫獲乎上苟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獲乎上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則不困 困是屈
行前

不疏邇者不
數不疏者不
至於懈不數
者不至於罷
實其王道

以不二不雜照誠字最妙
三德行之者一是欲實其
天德九經行之者一是欲
親有道在豫誠乎身也苟
矣然誠身有道在豫明乎
不誠乎身矣是可見由明
所以立也在下位者且然
事者其可不
豫立乎誠哉

矣○考工記
玉人琢圭璋
八寸璧琮八
寸以頰聘特
來曰聘眾來
曰頰小聘曰
問大聘曰殷
聘義曰以圭
璋聘重禮也
已聘而還圭
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也
諸侯相厲以
輕財重禮則
民作讓矣

凡事節旨
此承上文兩一也來一是
誠達道達德九經必豫此
誠乃立下擇善固執正豫
此誠工夫但此處誠字宜
渾如云以懋躬修而豫崇
其本體以宏治化而豫篤
其真機便是言事行道總
不出道德九經之外但言
事行分三項看道則貫此
言事行者四前定是申明
豫字段段含有誠在不跲
不困不疚不窮所謂立也
註下文即指言事行道

此就在下位者身上趕出
誠身又推出明善乃是豫
之本意朱子謂獲上不以

有道德在豫信乎友也苟
友有道在豫順乎親也苟
親有道德在豫誠乎身也
矣然誠身有道在豫明乎
不誠乎身矣是可見由明
所以立也在下位者且然
事者其可不
豫立乎誠哉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誠者天之
道也

誠者以自然之實理言天
正就人身上指出本然者
誠者之者人之道也誠之
者誠之

四書補注精言
中書卷一
二一

諛悅取容信友不以便佞
苟合已注定誠字說則誠
身不但為順親之道而即
為獲上信友之道矣至明
善又是誠字裏面事所以
豫立乎誠者也以入德之
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
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
親順誠身之誠專主行言
與下誠者誠之者兼知行
言不同上言知天此言明
善者善即天命之性天命
無有不善

勉而自中其知生知不待思而自得此乃從容中道之聖人也亦天之道也若夫誠
之者之人未能不思而得必擇眾理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必即其善而固執以誠
身者也此所謂人之道也夫天下不皆誠者之
人則欲盡人合天其可不以誠之功自勉哉
○博學之博是廣博學兼聞見五之
在其
審問之審是詳審慎思之慎是謹慎恐
失之高遠
明辨之明是明白恐
篤行之篤實也加
行以踐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然誠之
平善
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五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利行之非敢以生知安行者為不可及也彼天
下之善散於萬殊必稽古考今博而學之以窮其理焉既學而不問則學無由考也
又審而問之以決其疑焉既學且問宜無不通於心而當思者乎必慎以思之不失
之泛亦不失之鑿也既問而思宜無未決於心而當辨者乎必明以辨之不惑於真
亦不淆於似也如是則能擇乎善而可行矣又必篤以行之使學
○有弗學五有弗
問思辨之所得者皆以踐其實焉此學知利行者所以求誠也
設若
學之弗能
能是理會
措也
措字解作止字弗
有弗問問之弗知
知是疑惑
弗
措也
弗措有必
得是融會
弗措也
弗措有必
求其得意
有弗辨辨之弗明
明
分晰不差
弗措也
弗措有必
求其明意
有弗行之弗篤
篤是踐履
弗措也
弗措有必
求其篤意
人一能
人是學知利行之人一是一
已百之
已是困知勉行之
人十能之已千之
千以十
計亦是
謂天命之性是也包聖凡

謂天命之性是也包聖凡

在內誠之之字指所賦之
實理言必能誠之此誠方
屬於我是學者事故曰人
道惟理本誠而人所以當
誠兩句相承不對不勉中
仁也不思得智也先仁後
智以成德言勇字在從容
中道內眾皆勉強而此獨
從容非大勇而何中道
字指宇宙倫理事物言與
上兩道字不同聖人也連
土讀只對下者也字擇善
固執包下學利困勉善不
擇則人欲誤認爲天理執
不固則天理或奪於人欲

博學節旨

百倍故註總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
曰百倍其功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不可及也有弗學則已學之必要其能苟弗至於能弗措其學之功也有弗問則已
問之必要其知苟弗至於知弗措其問之功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要其得苟弗至
於得弗措其思之功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要其明苟弗至於明弗措其辨之功也
有弗行則已行之必要其篤苟弗至於篤弗措其行之功也在學知利行之人以一
倍其功而能之已則倍其功而至於百之蓋必有是百而後可以當其一也在學知
利行之人以十倍其功而能之已則倍其功而至於千之蓋必有是千而後可以當
其十也是擇之務精而學問思辨者無遺力執之務
固而篤行者無遺功此困知勉行者所以求誠也
○果能此道矣 果能是真能意
此道即已百已
千之
道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雖字必字是形 註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
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強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
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
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
非學所能變是果於 註人特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果能於此五者盡百倍乎人之
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註功則學力之既至自可變化氣質雖愚昧者必致知而進於
明雖柔弱者必力行而進於強至是則人道已盡而誠無不豫道德九經之事皆
以身而會其全天下國家之事皆自身而善其推又何人之不存而政之不舉哉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
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

行也服膺勿失不求效驗
不求精彩這便是篤朱子
謂學之博然後得所疑而
有問問之審然後發其端
而可思思之慎故有所得
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無
所疑而可見諸行此相因
之序註不言勇以較下弗
措之勇略輕耳

有弗節言

此言困勉者求誠之事上
十句是其心之自期如此
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也有
弗學三字是反說喚起五
段皆然五弗措是擇善必
要明善乃已固執必要誠
身乃已兩人字指學利者
言兩能字兼知行一十百
千不過假借形容此全是
以勇輔其知仁處人一已
百固百倍也人十已千亦
百倍也兩言之者以道有

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
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
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
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
補也歟

○自誠謂之性 誠是心之真實無妄明是心之
昭徹無蔽誠先而明後故曰性 自明誠謂之教 明先而誠

矣此則字作 明則誠矣此則字作 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
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 子思承上章發明天道人道之意勉人由教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以復性也曰吾因夫子誠者誠之者之分而
愈知性教矣天下有自誠而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則謂之性而為天道者也亦有自明而誠者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此賢人
之學以擇而精以執而固則謂之教而為人道者也夫曰性曰教天人異矣而要其
歸豈終不相及哉蓋自誠明者非誠而後可明也真實之理既全神明自能兼照誠
則無不明矣自明誠者非明猶未能誠也真偽之幾既辨無妄因 補誠明二字從上
以漸復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盡人合天之功不可以不勉也 補明善誠身來但
不可分誠為行明為知自誠明者知
行總在誠中明即誠之光輝發越處

第二十一章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
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淺深難易之分也

果能節言

此只承困勉邊說果能字矣字不作現成語正盡百倍之功以求進於明強也

兩必字領果能意來因達德人所同得本自明強此正愚者磨垢見明柔者振

懦見強方法即在百倍其功處決之所謂及其知之

一及其成功一也到此纔是人存纔得政舉註功字亦作效字解

白誠全旨

此章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上二句原其所入之異下二句要其所歸之同欲人以人道希天道也自誠明者誠明一時俱到生安之事先仁而後智自明誠者

尚須由明而至於誠學利困勉之事先智而後仁性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唯天下至誠

唯獨也至誠即聖人名號

為能盡其性

性之無妄為誠誠即性至即盡至誠就是

能盡其性

此是接語則能盡人之性

則作即字看盡人性只是以

能盡人之性

能盡物之性

物兼飛潛動植盡物性是取有時用有節

能盡物之性

此要帶能盡人性說來以起下

贊化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贊是助其不及意化育是變化生育以流行言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此亦就現成語說下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參是不可相無意

註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

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參也此自講子思論誠而明之事以明天道曰人惟誠有未至則性有未盡誠而明者之事也故與天地人物不相通耳唯天下至誠之人純乎理而不雜於欲故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而無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能盡己之性則與養立教自能盡夫人之性既能盡人之性則博節愛養自能盡

夫物之性此人物皆天地所生而不能使各盡其性便是化育有不到處惟至誠能

盡人性以盡物性則可以裁成輔相而贊助天地生成人物之化育矣既可以贊助

天地生成人物之化育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其中可以與天地

並立而為參矣至誠盡性之功用其大如此自誠而明之事天之道也

補盡人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性皆屬己身事故曰能贊與

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教即修道之教但設教是聖人事此是由教而入學者事也誠則明是明在誠中只一層故此則字緊明則誠是誠在明後尚是兩層故此則字緩要之兩則字皆決辭也

唯天全旨

此章言至誠盡性之全功只首一句已括全旨下皆從盡性中推出至誠上着天下二字便見首出庶物與天地參的性仁義禮智盡云者無所往而不盡也必自盡其性方能盡人物參天地亦惟盡性人物參天地是能盡其性性原通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 其次即至誠之次指學利困勉言致曲工夫不外擇執曲能有誠 曲是誠之偏端誠是曲之全體誠則形形則著

著則明 形著明俱就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 動變化俱就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句見其

次與至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誠同歸言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 子思論明而誠之事以明人道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講曰至誠固能自盡其性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有未至者必因善端發見一偏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是為致曲夫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全體之誠矣誠則積中發外而形焉形則日新月盛而著焉著則光輝發越而明焉是誠之盛於已者如此誠積而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焉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焉變則久之皆相忘於善而化焉是誠之盛於物者如此夫化豈易能哉唯天下之至誠在己之德極於存神斯及物之功至於能化則其次亦至誠而已又豈有天下人之別哉夫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 補陸稼書曰此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其中矣此自明而誠之人事之道也 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

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

著龜

周禮春官太

故人性物性各有盡底事業盡人物性就是贊天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道字對術數看前知是本體虛明自見得未來之幾也

國家將興與是隆盛將是欲興未興之時必有

卜掌三兆之

兩可以字作有以看化者法一至兆二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有

貞祥必字有決然意禎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

國家將亡亡是敗亡必有妖孽

草木衣服

又掌三原兆

參項贊來以功用言曰贊以定位言曰參參是不可

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見乎蓍龜是天命之發見者

動乎四體是人事之發見者

法一連山二

相無意只將化育說得重歸藏三周易便是天地少我不得

凶四體之失言福以禎祥與蓍龜之吉

善必先知之善即指

不善必先知之不善即指

卜師掌聞龜

其次全旨此章見致曲者盡人合天

故至誠如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善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

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

兆二功兆三

意全重致曲工夫即擇善固執是也有誠以下皆言

至誠無妄之道誠精而明初不假於智術自有可以前知之理也

彼當國家將興則

義兆四弓兆

龜人掌六龜

效驗次字對至誠說致曲與盡性對註悉字各字要

和氣致祥必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則乖氣致異必有妖孽之萌

不但已也遠取諸

龜東龜西龜

南龜北龜各

看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即擴充四端之謂

此皆禍福之將至而理之先見者也至誠清明在躬於福之將至而為善必

先事有

以其方之色

與其體辨之

有誠誠字指全體言然只

以知之於禍之將至而為不善亦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不善既至而後知者也

夫鬼神體物不遺能運禍福之機而至誠能知禍福之理則是昭微於顯者鬼神也

華氏掌供爇

契以待卜事

可謂誠未可謂至誠蓋由形而著而明外而效驗顯

知顯於微者至誠也固有通幽明為一道合天人為一

補之兆非興亡之本必有所

華荆木也灼

龜用之爇灼

拓一步固非逐節用功亦

以興亡者至誠於其所以興亡處知之矣

所以興亡者至誠於其

所以興亡者至誠於其

龜炬契鑽龜不是一誠便了形指施於之鑿也古人四體著指容止可觀明指

掌古龜以八威儀赫喧動者以我動彼筮古八頌以變者自彼從我化者痕跡

八卦古筮之都消到能化則誠之體已八故以眠吉足其用亦全是指盡頭處

尚龜有頌古說未句不重至誠能化只兆之辭筮有重其次者也能化底意思

故合筮之辭見與至誠同歸筮人掌三易前知全旨

以辨九筮之名九筮一巫全體言此專就禍福一端

更二巫咸三言首二句說誠之至者巫式四巫目有可前知之理下與亡見

五巫易六巫動正其可知處兩必先知比七巫祠八之方貼至誠身上故以如

巫參九巫環神贊之前知是主提出道以辨吉凶書字見與識緯術數不同國

洪範擇建立家六句連說禍福句總承卜筮人卜兆神祥如鳳鳴麟出之類妖

五日兩日霽孽如川竭山崩之類著龜曰蒙曰驛曰如季子文成早卜忠貞之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誠是實心自成謂稟此實心方能成箇人而道自道也道是體此誠此只指本體不是功夫兩自字俱說自己於日用間者

乃自己當為底故曰自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道而字只縮上不折下言誠者物之所靠託自成不可推諉者

人道曰誠者天命之性是物之所該當自行不容旁貸者也天地人物言訓道字專就人道而道即率性之理乃人之所該當自行不容旁貸者也

人言下截誠以心言本也則誠者物之終始物字指萬物其終始皆實理為之則專主人言乃子思立言本意人心之不外乎誠以為終始須後補

出誠無物物字指事此句只在上句中君子誠之為貴誠之則完天地抽出反言之以起下君子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萬物之理於一

已故曰為貴之字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丙有擇執工夫在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講人之所以當然者何蓋以誠者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天理之天然也物莫不有終始

終不自終實理為之歸結始不自始實理為之發端是誠為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然則人之作事心有不誠則雖作此事亦如無物而已是故君子必擇善固執

去其不誠以求全其補是上去不他本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能自誠而誠之為貴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誠者是由求誠造到能誠所以成物

道也誠上用功即是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誠者是由求誠造到能誠所以成物

克占卦二曰世濟晉侯韓獲預占執競

貞曰悔○著之由人四體如邾子執玉

龜天地間壽卒中端木之語成子受脈

考之物故問遂符劉子之言重在不得

之也天子著不見與動上禍福是事之

長九尺諸侯已至善不善是幾之方萌

七尺大夫五不曰禍福而曰善不善自

尺士三尺誓在氣機上說其原則根人

陽故數奇也事來兩必先知即前知也

天子龜長一易曰知幾其神乎惟鬼神

尺二寸諸侯能為此幾惟至誠能燭此

一尺大夫八幾故曰如神

寸士六寸龜自成章旨

陰故數偶也此章只重一箇自成而成

又云天子龜物即在自成內首節指誠

尺二寸諸侯之切於人次節申言當誠

八寸大夫無之故末節推言能誠之妙

守龜凡國之自成節旨

大事先筮而二句辭平意串誠雖該天
後卜小事卜地人物卻專重人之自
筮不相襲成全在誠也兩道字音義
凡龜皆有文不同而道之道即在人之

也成物即成已內事不主感化言
是自然及物觀所以二字可見
天所賦德是人所具性之德見
仁知同出一原一誠之統宗也
合外內之道也
仁知相為用一誠之貫徹也
故時

措之宜也
故字承上來時措之宜兼成已成
物言是隨時措行無不當理意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
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

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君子固誠之為貴然誠者非自
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乃所以成物也夫成已即以成物其故何哉蓋成已者私
意不雜全體渾然即所謂仁也成物者因物裁處各得其當即所謂知也夫仁屬成

一之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既誠則仁知兼得纔有以成已便有以成物
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成已
而不能成物者哉所謂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自明而誠之事人之

道也
匯參云朱子謂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者
乃是其語氣不同非云理之有異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

故至誠無息
故字不止承兩至誠章蓋致曲說到能化自成
說到時措之宜人道亦與天道一矣總承為是
既無虛假
自無間斷
論誠

而明之事以明天道曰凡人誠有未至者便有止息故至誠
之盛德其心純乎實理而私欲不得以間之為無止息焉
不息則久
言無息久

在腹下以火
灼之觀其墨
兆春灼後左
夏灼前左秋
灼前右冬灼
後右

實理也。自道之道人以實
心自行也。三節皆以誠者
提頭而因誠及道。惟首節
見之下二節皆言自成而
自道。即在其中。

積也。久則微。微者誠之
業自流於外而微矣。○微則悠遠。悠是不迫促意。遠是不淺近意。悠遠則博厚。博是德澤及人
入人之深。東漸西被。博厚則高明。高是巍聳軒發。意明是光輝宣著。此皆以其驗
博也。淪膚浹髓厚也。博厚則高明。意魏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於外者言之
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至誠之
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微豈可
一端盡哉。由其久於中則必久於外。自悠焉而舒徐遠焉而綿亘矣。悠遠則其積也
自充乎宇宙而博浹乎人心而厚矣。博厚則其發也自巍然莫並而高煥然莫掩而
明矣。是其業之驗於外者如此。○博厚所以載物也。三所以字俱在至誠。高明所以覆物也。覆是怙

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
可遺舉終始便包得中間
無物如孝而不誠則無孝
弟而不誠則無弟視而不
誠如無視聽而不誠如無
聽是故一接正言自成工

夫君子思吾一物也亦以
誠為終始吾之所為皆物
也皆以誠為有無宜總承
來誠之以實心行實理之
字是著力字
非自節旨

恐人疑自成專為一己之
事故又推而廣之首二句
富往讀以下一氣遞去皆
推原此二句故字是倒釋

至誠功業所積者既博厚則天下之物無不為所統括承受而咸被其澤是即所以
載物也。所發者既高明則天下之物無不為所丕冒照臨而咸仰其光是即所以覆
物也。其博厚高明者又皆悠長而久遠則天下之物常為其所覆載。○博厚配地。配
而得以各遂其生各復其性是即所以成物也。非即天地之用乎。此言聖人
也。配地是有含。高明配天。配天是有丕冒。悠久無疆。無疆是無有疆界。此言聖人
弘廣大之德意。高明配天。照臨之德意。悠久無疆。即常覆常載意。與天地同

體。天地能載物以有此博厚也。而
至誠亦能載物則其博厚有以配地之博厚矣
天能覆物以有此高明也。而至誠亦能覆物則其高明有以配天之高明矣。天

成是曲成即。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講
覆載有終意。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講
成是曲成即。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講
覆載有終意。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講

法自成則自然及物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
克已復禮是仁智周萬物
是知總歸於性之德已
雖分內外仁知初無內外
此道字作理字看註既得
於已是跟誠者說下時措
之宜時字即時中時出之
時總要側重成物邊
故至章旨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前
六節論至誠無息之功用
同乎天地者出於自然中
三節又以天地至誠無息
之功用明聖人至誠無息
之功用末節引詩合言天
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結
之至誠是王

故至節旨
一故字總承上四章由仁
智而言天道之大勇也無
息就誠之運於心者言

地能成物以終古無疆也而至誠亦能成物則
其悠久一天地之無疆矣非即天地之體乎
表示意章不動而變是化舊為新意無為而成
是顯著意不動而變是化舊為新意無為而成
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至誠之功用所以配天地無疆如此者豈假於強為哉吾
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見博厚之業昭著於天下固甚章矣然是章也誠精而明
不待見而後章也高明之業維新於天下固已成矣然是成也誠極無迹無待作為而後成也
後變也悠久之業利賴於天下固已成矣然是成也誠極無迹無待作為而後成也
洵乎至誠之補此上三節不可將天地透發以天
向天地也補地功用在下數節方言其盛也天地之道主宰上說可一言而

盡也一言是一字盡其為物不貳物字指天地蓋天地亦道中之一物不貳則其
是統括無遺其為物不貳含個誠字所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也則其
生物不測此物是萬物不測是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
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講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彼天地雖大
莫知其所以然者而其道則可以一言而盡也一言者何曰誠而已蓋立天之
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剛柔亦不過實理流行毫無私欲間雜故其為物不貳而誠
也誠故不息則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觀此則聖人
之至誠無息久天地之道不貳來博也厚也地道之高也明也天道之悠也久也

而必徵可知矣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之徵於外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講其盛地之道惟誠是以極其博又極

日月

日陽之精也 久者不息之積也 久以上

出於陽谷入 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

於咸池拂於

扶桑又為天 徵字貫下提起悠遠博厚

之神所棲天 高明只就功業氣象圖

左旋日右行 講勿侵下及物意三則字

而與之會日 用層遞說卻是一時並到

御白義和 句句以誠字貫博厚就停

月陰之精也 蓄說故曰積高明就宣暢

日之光所借 說故曰發

日東出月西 博厚節旨

生而與之配 此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

月御曰望舒 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

星辰 上節功業原有物在其中

星為日之餘 此特點出覆載成申贊之

陽象也不以 但天地字在下宜渾悠主

畫現而以夜 外久主內故曰兼內外

現陽中陰也 配地節旨

乃三垣之外 此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

播為經緯又 言可以與天地參也配者

燦焉莫可數 合而有助之謂末句獨不

其厚也天之道惟誠是以極其高又極其明也合天地博厚高明言之則又極其補

悠極其久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皆本於誠又可知矣

此節在不貳下一層不測上一層博厚高明悠久根誠來蓋由誠而生物中間自有

一段功用博矣又厚博厚矣又悠久是地道之盛高矣又明高明矣又悠久是天道

之盛所謂各極其盛者以此非

博極其博厚極其厚等云也

昭而推 日月星辰繫焉 日是太陽之精月是太陰之精金木水火土為經星二十

及之也 八宿為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舍之名繫是懸屬意

物覆焉 此句正天 今夫地一撮土之多 以手指取

華嶽是西華 振河海而不洩 河海是水之至 萬物載焉 此句正地

山之最大者 大者洩是滲漏 今夫山一卷石之

多一卷猶言 及其廣大 是舉山 草木生之 此句以

可寶重藏蓄者如 今夫水一勺之多 一勺是手

珍錯金玉之類 魚有鱗物鱗似 貨財殖焉 貨珠貝之類財魚

蛟似龍變化 龜而無卦文 寶財殖焉 寶財殖焉

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

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

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講物有及覆有不及覆者矣及其無窮也則日月星辰也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講物有及覆有不及覆者矣及其無窮也則日月星辰也

講物有及覆有不及覆者矣及其無窮也則日月星辰也

○辰為天之言配省文耳用指其及於壤陰象也又物者言體指其施自我者不從天數而言總在功業上見

從地數陰中如此節言

陰也若其曰此贊配天地者出於自然月之會纏為只重不見不動無為上章變成即上載物覆物成物地有迹故貼草天無形故而無所極

華嶽

華山五嶽之

貼變不見不動便是無為下句又總承上二句說

西嶽也山頂

天地節言

有池生千葉

此下三節即天地以明至

蓮花服之羽

誠此與至誠無息節對重

化因曰華山

為物不貳句正是一言所

又周禮職方

謂性之本體道之原也生

民豫州山鎮

物不測不外一誠之通復

曰華雍州山

為之此處輕看

鎮曰嶽則華

博也節言

嶽二山名也

此與徵則悠遠節對乃不

河海

貳之所徵所謂性之發用

河者下也隨

道之立也贊天地即以贊

地下流而通

至誠者言之亦見天地無

無不在上而繫屬焉天之無窮如此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覆於其下焉天之生物何可測也今夫地指其一處一撮土之多耳則於物有能載有不能載者矣及其廣厚則承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收振河海而不見其洩地之廣厚如此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皆載於其兩焉地之生物何可測也然天地間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今夫山

自其一處而言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則凡草木皆生之凡禽獸皆居之世間實

藏可以為服飾器用者皆於此與發焉是山之生物不測孰非天地之生物不測乎今夫水自其一處而言一勺水之多耳及其不測則龜也鼈也蛟也龍也與夫魚鼈之屬皆生聚其中焉凡有用之物可以為貨財者皆滋殖其中焉是水之生物不測孰非天地之生物不測乎觀此則

聖人之功業同乎天地又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命即一元 主宰之命 於穆不已 無止息 蓋

曰是申 天之所以為天也 所以為天 指不已言 於乎不顯 於乎亦歎辭顯著於外者實歸根於內也 文王之德之純

德即一心 蓋曰 亦申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所以為文 指德純言 純亦不已 此句只在文王心中 蘊藏之德 詩辭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言非天人合一之謂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

已則無間 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合矣詩有云維天之命主宰乎氣化者於穆哉 斷先後 深遠而萬古不已詩之意蓋曰此不已者乃天之所以為天也又云於

平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此德純者乃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也要之天命固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夫純即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天地至誠同

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同一功用之盛 補 陸稼書曰命之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也宜哉此自誠而明之事天之道也 補 之純是誠卻少了無息故又說純亦不已

也河與江淮加於至誠六句開說也字以補

濟為四瀆河方醒

曰河宗四瀆

之所宗也河

源出崑崙之

墟○海晦也

主引穢濁其

水黑而晦也

海曰百谷王

海神曰海若

山水

山者土之聚

也山宣也所

以宣萬物之

氣又產也言

產生萬物○

積陰之氣為

水天下之多

者水焉浮天

載地高下無

不至萬物無

不潤

今夫節旨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大哉是贊美辭道即率性之道 惟聖人能全之故歸之聖人 包下文兩 節而言 事以明人道曰道

原於天率於性而全於聖人大矣哉統體之全愈求 道雖天下所共由而非聖人 而愈廣散殊之用愈求而愈足者其聖人之道乎 補不能盡故獨歸聖人然語意

是贊道不 是贊聖人 ○洋洋乎 洋洋是形容 發育萬物 發育是發 生長育意 峻極于天 峻極二字不 大也此言道之極 何以見聖道之大也以道體之大盡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

於至大而無外也 也洋洋乎流動而充滿其功用則發育萬物凡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無非道之所流行也其體段峻極於天凡彌綸無際 ○優優大哉 優優是形容 布護無方無非道之所充塞也道之以大見其大者如此 ○優優大哉 大無留餘意

禮儀三百 禮儀如冠婚喪祭之 威儀三千 威儀如升降揖遜之 儀曲禮也此言道之 以道體之大散於事為之末而無所不有也優優大哉充足 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而有餘舉其禮儀則有三百一斯道為之節文也舉其威儀

則有三千一斯道為之品節 ○待其人而後行 其人乃造聖人地位 行是行此至大之道 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 故是承接之 苟不至德 至德即聖 人之德 至道不凝

也道之以小見其大者如此 ○故曰 故是承接之 苟不至德 至德即聖 人之德 至道不凝

也道之以小見其大者如此 ○故曰 故是承接之 苟不至德 至德即聖 人之德 至道不凝

也道之以小見其大者如此 ○故曰 故是承接之 苟不至德 至德即聖 人之德 至道不凝

也道之以小見其大者如此 ○故曰 故是承接之 苟不至德 至德即聖 人之德 至道不凝

龍龜

龍大龜也

亦介屬貨財凡水中物類

一丈體以為

有資民用者皆是

雄故龍鳴而

維天節言

龍應其形窮

上言天地聖人之功用兩

脊而連脊其

引詩又歸到本原見功用

勢據州渚而

總根於一誠也按此祭文

擊奔流具躡

王詩文王是主天是陪命

然之質隨日

與德皆就本體說深意在

以行又云其

兩所以字單言天已包地

脂得火可以

借一文王以證羣聖觀未

燃鐵○龜長

句總斷須側重聖人以歸

一丈鱗甲黑

結至誠無息上豈不顯要

色能橫飛不

說入德之純內去與光四

能上騰抱躡

方顯西土不同文以一心

然之體隨月

之經緯言純亦不已者無

以運又龍宵

二無雜便無始無終亦字

鳴如桴鼓而

雖承天說然不已實從純

又善夜鳴其

中來只重講純字而不已

數應更故或

百見無兩層

謂龜更又龜

大哉章旨

能吐霧致雨

此章言君子以人道之勇

焉至道即上洋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

洋優優之道言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疎之見又不足以盡道之細至道終不凝於身心

焉然則欲疑至道必先盡修德之功而後可矣

尊者戒慎恐懼不敢棄且

而道問學道如去做他相

褻也德根於性故曰德性

而道問學似問學包得廣

致廣大德性無所不包意

精微盡是究到盡處精微

極高明極是窮極高明是

溫故而知新溫是重習涵泳故是德性舊有之

敦厚以崇禮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是天理至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

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

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

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

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講修德疑道之功何如道之為體其大無外

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其小無間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知道之

道惟待人而行故曰苟非至德之人

則淺陋之懷既不足以會道之全粗

故君子尊德性故字承上來君

子指體道之人

致是推致廣大是

而盡

道是依之以行意中

庸是無過不及之理

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有之能崇是積累意禮

溫是重習涵泳故是德性舊有之

敦厚以崇禮敦是敦篤厚是德性原

是天理至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

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

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

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

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

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講修德疑道之功何如道之為體其大無外

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其小無間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知道之

焉此修德疑道之大端也然其事豈可以一端盡哉彼德性本自廣大蔽於私意則

狹小矣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推致其廣大然精微之理又廣大之所具也於是

善攻矜岸性而凝費隱之道也以尊德私欲自異而究極其高明然中庸之事又高明之所體也於是問學以道之處事者睡目常閉性節為主前三節贊聖道之從故而得者則必由問學以日知其所未知之新德性之已能非厚乎必持久勿

其皮堅厚可二節一正一反為上下過夫如此存心如此致知則德是故居上不驕承上節來上指天子為下不倍下兼

以冒鼓詩云脈六節實言修凝之功正讀君子以體聖道末節則無不修矣道豈有不凝哉是故居上不驕承上節來上指天子為下不倍下兼

蛟龍屬也無言修凝之效也大哉節旨越理犯分國有道是世其言足以興言是有道德之言與國無道是世其默足以容

角曰蛟池魚大哉二字有含蘊無窮之妙道屬之聖人與言君子默是不言詩曰既明且哲明是燭於理以保其身保全其此之謂與此字指上下

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之道一般洋洋節旨倍與背同興謂興起在夫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道備於一身將無往而不宜

置筇水中即發育二句不平峻極即在發育上見發育是橫說峻位之可驕以之為下則出其所以安分而不見法紀之或倍時乎國有道則

去月令季夏極是直說即語大天下莫能載意足無禍而容其身觀詩美仲山甫有云既能明於理又能哲於事則可以保全其

伐蛟澹臺子能載意優優節旨身無有災害斯言也其即此修德凝道之君子而上下治亂皆宜之謂與夫君子盡

羽齋千金之禮儀二句亦不平曲禮即在經禮中二儀字不同禮修凝之功而獲其效如此則大哉之道在於聖此章言人道當以君子為主先言

璧渡河陽侯禮儀二句亦不平曲禮即在經禮中二儀字不同禮人者亦在君子矣此自明而誠之聖人之道也聖人并道之大小正君子之所取

波起兩蛟挾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者也重下半截法而必造其極

舟子羽曰吾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者也重下半截法而必造其極

可以義求不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者也重下半截法而必造其極

可威劫操劍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者也重下半截法而必造其極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

投壁於河○千字即語小天下莫能破
鱗蟲三百六意

十而龍為之
長能幽能明
能細能巨能
短能長春分
聖人還宜照下君子
故曰節旨

而登天秋分
而入淵易曰
雲從龍又帝
舜時有參龍
氏夏孔甲時
有御龍氏

此節俱修德工夫而疑道
在其中首句是綱下四句
上半截申尊德性應洋洋
節下半截申道問學應優

首西向一名
河伯從事又
池中有鼈則
魚不隨霧去
故鼈一名神

問學則兼知行言非比大
學之致知也盡精微知新

待其節旨
結上亦以起下其人承上

尊德節旨

○子曰愚而好自用
愚是無德
好字重看
賤而好自專
賤是無位
生乎今之世
今世是時王
制作之世也
反古之

道是制作之道反古
如欲以古制易時制也
如此者
指自用自裁及其身者也
裁及身是
切己之禍
言以上孔子之

之反
言子思申為下不倍之義曰夫子言之矣曰天下之制作操之自上彼德非聖
復也
言人皆愚也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固不可位非天子皆賤也而乃好為僭擬
以自專夫欲自專者大約多是古非今耳生乎今之世乃反行古之道
焉又豈可哉如此者逆理犯分裁皆必及其身者也夫子之言如此矣
○非天子

是始受命為天下君者
兼有德有位有時看
不議
言擬議之意
不制度
制是裁成意度是宮
不考文
考是

裁正文是字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
即夫子之言觀之可見欲制作者
之點畫音聲
言相接之體也
度品制文書名也
言必有德位時而後可也
苟非有德
有位有時之天子不敢議平親疏貴賤相接之禮也不敢制乎宮室車旗服飾之
度也不敢考乎點畫音聲之文也何也彼其議之制之考之者自有天子在也

今天下
是子思自
指周時言
車同軌
車制度中之一也
書同文
書是寫行同倫
行是所行
倫出之禮也
言子

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
言惟其議禮制度考文皆出自天子所以當今之
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言天下周天子之天下也今之道周天子之道也
以車而言其制之者非一人而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遠近如一也以書而言其
筆之者非一人而點畫音聲之文各有定法四方如一也以行而言其行之者非一
人而上下相接之倫親疏貴賤次第如一也是周
○雖有其位
位是天
子之位
苟無其德
德是

中書卷一

車 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私
初黃帝作車 意輕故曰蔽私欲重故曰

少昊加牛奚 累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
仲加馬禹命 得之人功者不專指良知

奚仲為車正 良能故曰已知已能溫故
建旌旗旂旒 知新是兩件與論語小異

以別尊卑等 忠信者可以學禮但反覆
級淮南子曰 互看以字與而字只一般

聖人觀轉蓬 居上節旨
而為車明堂 此緊頂上修凝來不驕以

位云有虞氏 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不
鸞車夏后氏 倍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

鈞車殷曰大 章言興闡位育經曲之道
輅周曰乘輅 於世默容敏位育經曲之

○周制輿廣 道於心四項以不驕不倍
六尺六寸故 為綱足興足容又單就不

其轍迹之在 倍內抽出言之引詩通證
地者同也考 上文明者哲之體哲者明

工記云一器 之用順理而行自能保身
而工聚焉者 非趨利避害之謂明哲句

車為多又云 應上節保身句應本節
軫之方也以 愚而章旨

聖人不敢作禮樂焉 禮樂即上議
之德不敢作禮樂焉 禮制度考文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看亦字須

切為下王鄭氏曰言作禮樂者謂是以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愚矣愚則
不倍意言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謂制作之本不在於我固不敢自用以作禮樂焉雖

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非所謂賤乎賤則
制作之權不在於我亦不敢自專以作禮樂焉

上議禮制度 杞不足徵也 杞是
考文之事 杞不足徵也 國名吾學殷禮學是習其事殷是湯之子孫有宋存焉是

國吾學周禮 周是文武有
名吾學周禮 天下之號 今用之 用是遵行之指禮說吾從周 從有不敬言此又引孔子之言

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
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言孰

如我夫子者哉子又嘗曰夏禮古之道也吾未嘗不說夏禮然為夏之後杞也杞入
東夷其陋已甚文獻不足徵矣吾般人也嘗學殷禮至今日亦古之道矣為般之後

非宋乎宋自襄公以後漸以不振不過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學乎周禮則今日之天
下臣民遵而用之吾生周之世為周之民亦從周大備之禮而已敢蹈生今反古之

愆哉夫子之言又如此然則為下不補 李安溪曰自天子言之制禮為大繼之以審
倍之義益可知矣此人道之當然也 不度繼之以修文教化之所以一也自天下言

之守度為先進之而習文進
之而敦行風俗之所以同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
而言亦人道也

象地也蓋之
員也以象天
也輪輻三十
以象日月也
蓋弓二十有
八以象星也

此章明為下不倍只重賤
不敢自專上以非天子一
節為主前言禮度又中言
禮樂後專言禮一也

愚而節旨
自用自專反古俱在制作
上講按愚而好自用句就
丟得聞若生今反古亦不
在自專之外略側無妨

黃帝之史蒼
頡見鳥獸之
迹遂作書契

非天節旨
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
下者說禮以親疏言如合
族會食之類以貴賤言如
朝覲聘問之類度訓品制

益謂之字著
於竹帛謂之
書周禮地官

保氏教國子
以六書一曰
象形二曰假

借三曰指事
四曰會意五
曰轉注六曰

諧聲蓋史頡
德位並隆而創制於前耳

其大同如此者正以文武
德位並隆而創制於前耳

四書補注

○王天下有三重焉
王天下是有德有位有時而興王
之君三重謂三者為極重之事也
其實過矣乎
重在君能夏民
過上過即越禮

亂度舞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
文之過
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王天下之君子有議禮制

度考文之三重焉以之新天下之視聽一天下之心志則諸侯
奉法臣民從化天下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得以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徵

此善字是已
無徵不信民弗從
弗從是駭
下焉者雖善不尊
此善字是未有制
有制作之善

不尊不信民弗從
弗從是玩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
不在尊
夫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上焉者有天子
位也
講之位制作雖云善矣但非其時而無徵無徵則不足以取信於民不信民

將駭而不從矣欲其寡過也得乎如下焉者有聖人之德雖善於制作矣但無其
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民不信民將玩而不從矣欲其寡過也得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本是根本身
身徵諸庶民
徵是就民驗
此制作之善
考諸三王而不繆
考是稽

指禹湯文
武繆是差
建諸天地而不悖
建天地重自然
意悖是違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
質鬼神重
莫測意
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
百世是極言後世之遠俟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
待也不惑是不我惑也
言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

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
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君子其三重

四書補注

之遺法也春車同軌與制度應周人尚
 官外史掌四輿故獨以車一端言書同
 方之志掌三文與考文應書即字文即
 皇五帝之書體式兼點畫音聲行同倫
 掌達書名於與議禮應載之方策則為
 四方秋官大禮措之天下則為行

行人歲徧存
 雖有節旨

三歲徧頰五
 兩不敢正對自用自專蓋

歲徧省七歲
 自用自專者只是箇敢耳

屬象胥諭言
 玩一亦字側重有德無位

語協辭命九
 邊為下孔子從周引線

歲屬瞽史諭
 吾說節旨

書名聽聲音
 此緊承有德無位來引孔

禮樂
 子作個樣子夏禮曰說殷

樂記云大樂
 禮周禮曰學世代遠近不

與天地同和
 同夏禮既杞不足徵矣殷

大禮與天地
 禮雖有宋存亦不敢從今

同節明則有
 用之向重正見時王之制

禮樂幽則有
 從周孔子之為下不倍也

鬼神又云樂
 須知討論舊章恪守成憲

者天地之和
 正君子所以為時中處與

也禮者天地
 常人束於勢分者不同

之道必本之修凝之身且以是道而徵諸庶民之信從此考諸三王則曰革損益
 皆三王已然之法而不見其繆焉以此建諸天地則裁成輔相皆天地自然之理而
 不見其悖焉鬼神至幽而難測以此質諸鬼神其屈伸往來不過此理而自無疑矣
 百世聖人至遠而難料以此俟百世之聖人其設施經畫不過此理而自不惑矣夫
 君子操三重之權而備六事之盛如此矣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知天是深知天命之理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感知人也
 知人是深知人性之理
 知天知人
 然君子制作之盡善亦不過天人之理而已

蓋天之理盡於鬼神君子窮神達化於天道所以然之理知之無不盡此所以質之
 而無疑也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後聖至遠而俟之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蓋人

之理盡於聖人君子明物察倫於人心所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全此所
 以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此君子之道所以盡善也 ○是故

承上
 承上

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
 世指後世行道是率由而行而世為天下法
 行是三重見於施措者也

君子說望有仰慕意
 近之則不厭
 近指畿內不厭言行

則言是三重見
 於號令者也
 遠之則有望
 遠指四方二之字跟

而言道兼法則而言
 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講過乎是故君子以三重之道動作於一身而世為天下所

其由以三重之道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則世為天下所效法以三重之道布諸

號令是動而言也則世為天下所取正天下中有遠者景其言行可為法則則仰

焉有望天下中有近者習其言行以為法則則安之而不厭是君

子之道垂之後世而無弊推之當時而皆準其寡過不亦宜乎

詩曰在彼無惡

在彼無詆

在彼無訾

在彼無訾

之序也樂由

王天章旨

天作禮以地

此章明居上不驕上章重

本在此無射此是周朝庶幾夙夜是早夜是暮以永終馨永終是長久君于未有不

制又云王者

在位此重在德跟修凝來

此而蚤者譽於天下者也蚤是先譽即後世法則遠近仰慕之聲譽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功成作樂治

不驕二字便是通身骨子

夫合天下後世而皆賴之以寡過則君子之譽在天下後世矣然豈倖致哉詩美二

定制禮五帝

首節是綱領次節輕遞本

王之後曰在彼本國不得罪於羣臣百姓而無人憎惡在此我周不失禮於升降周

殊時不相沿

身兩節言君子制作盡善

旋而無人厭射夫無惡射即譽也而必由夙夜來也庶幾今而後夙夜之間兢兢惕有

樂三王異世

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制作

加得以永終其善譽乎即詩言觀之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

不相襲禮

大孚於民應寡過句未節

從未協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遁而能使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

杞妣姓伯爵

引詩總結王天節旨

譽於天下者也夫三重盡善者居上不驕之道天下寡過者居上不驕之化君子修

武王克商求

三重惟天子得行之是謂

德凝道之效如此非人道之當然乎

夏禹苗裔得

重典要著眼有字小心敬

畏曲體人情從德性問學

東樓公封杞

而有之也寡過句仍責成

居上者玩其字矣乎字皆

以奉禹祀

見不驕之神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宋子姓公爵

居上者玩其字矣乎字皆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商帝乙之長

上焉節旨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庶子啓食采

此節非表時位之為重特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於微曰微子

以起下有時位者之惟重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紂無道微子

德耳兩段平看不信只說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抱祭器奔周

在已不足取信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及成王誅紂

本諸節旨

○仲尼冒下四句當提起講祖述堯舜祖是宗述是繼述憲章文武憲是法章是表章上律天時律是隨時變化不拘一定

子武庚封微總以君子之道貫下本身
子於宋以奉六句平列而有次序此身
湯祀禮樂車已用過修德工夫今以盡
服悉如商舊倫之身議禮以軌物之身
作賓王家與制度以文明之身考文
陳杞號為三一都從身上體勘君子制

恪四時
鵷冠子曰斗背徵字亦見不驕意考諸
柄東指天下句主因革損益說不悖者
皆春斗柄南與天地同體無疑者與鬼
指天下皆夏神同用不惑者先聖後聖

斗柄西指天其揆一也六句一步深一
下皆秋斗柄步一步難一步都要含有
北指天下皆不驕在不可說成自然

冬
知天節旨
此推原所以制作之善鬼
神亦受天命以役使羣動
後聖亦盡人性以宰制萬
物故知天知人便能無疑
不惑兩知字深看從尊德
性道問學來

王有其理仲尼則下襲之直與水土為安敦也是道
之統於羣聖著於兩間者悉備於仲尼之一心也
由其得夏時贊周易故其行合於天由其序禹貢述職方故其行符於地由是以推
凡古聖人迎日推策頒朔授時而其大至禪讓放伐各以其時者皆上律中事其體
國經野設方定居而其廣至昆蟲
草木各遂其生者皆下襲中事
辟如四時之錯行錯行是錯綜而行
有流行不已意
如日月之代明代明是更代而明
有相禪不息意

覆幬是
辟如四時之錯行錯行是錯綜而行
有流行不已意
如日月之代明代明是更代而明
有相禪不息意

迭也此言
吾將何以擬之自其會帝王上下之理於一心而兼體靡遺也辟如天
聖人之德
地之無所不持載無所不覆幬者乎自其運帝王上下之理於一心而
恒久不息也辟如天地中四時之相交錯而行如天地中日月
四時日月又自天
之相更代而明者乎信乎仲尼之大非天地不足以擬之也
天地中抽出言之按

註此言聖人之德一德字已兼照小德
大德說下節特就天地上指明之耳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並育是並生於天地
間不相害是不相妨
道並行而不相悖
道指四時日月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並行
害也非殘害之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
是各行於天地間不是相並而行不相悖是

各循其序
小德是造
大德是造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字指
不相違背
小德川流
化分散處
大德敦化
化總會處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小德二
句言所以字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
指川流敦化
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
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辭之意也

動而節旨

此正人得以竄過意上三句伊根君子制作盡善說三而字緊粘動行言讀世只指本朝世道世法世則即今日制作之始決之是不限於時下二句才說到民遵制作上遠近就天下內抽出是不限於地

在彼節旨

此結言民過之寡必由於本身六事之善也引詩重

庶幾夙夜一句推其本而言之不驕之意可想終譽

言其久根庶幾句來蚤譽言其初對不如此說章末

用未有决辭反終極透居上者何可驕哉

祖述章旨

此章見中庸之道盡於仲尼首節言仲尼之學無不

全次節言仲尼之德之大

然天地何如其大耶彼覆載之間皆物也萬物並育於天地吾見各一其性而不相妨害四時日月皆道也道並行於天地吾見各循其序而不相違背所以不害不悖者何也蓋一本散於萬殊之小德有如川之流而往不息也所以並育並行者何也蓋萬殊原於一本之大德有敦厚其化而出不窮也此天地之道所以為至大而不可及也然則仲尼會帝王上下之道於一心即天地之大德也兼帝補滙參云王上下之道而時出即天地之小德也仲尼一天地矣此所以為大道也(補)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所謂天地之化也其化之不害不悖則有流之者各出而不可窮其化之並育並行則有敦之者渾然而一以貫是皆德為之而於其各出不可窮則以為小德於其渾然一以貫則以為大德其實德非有二也

右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 至聖即至誠但聖以品言誠以體言為能聰明睿知 為能字貫下五段要得自然意 足以有臨也 足以有容也 足以有執也 執是持 齊莊中正 齊莊俱主心言 中正亦說平日 足以有敬也 敬是恪 文

其優為而尚 寬裕溫柔 寬是廣大裕是舒徐 溫是和厚柔是巽順 足以有容也 容是容 發強剛毅 發是奮 未有力剛是不 屈毅是堅忍 足以有執也 執是持 齊莊中正 齊莊俱主心言 中正亦說平日 足以有敬也 敬是恪 文

明辨 子思承言小德川流曰凡德有未備者皆聖之未至者也唯天下至聖其生也 知之質獨縱於天為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

也 謹 知之質獨縱於天為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

也 謹 知之質獨縱於天為能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睿無所不通知無所不知

借天地擬之末節專言天地之大而仲尼之大自見

祖述節旨

上二句言學貫古今下二句言學該穹壤總有內外

本末以伏小德大德之根

祖述猶祖孫一脈而振起

其緒憲章猶創守一心而

光篇其業堯舜言道文武

言法各舉其至者言上律

如仕止久速各常其可下

襲如用行舍藏隨遇而安

一是圓活流動一是的確

不易義舜文武總是效天

法地之事仲尼視述憲章

即其上律下襲者也稼書

云在仲尼自視為學自人

視仲尼為德故下文遂言

聖人之德

辟如節旨

此將上節四項合說須重

發仲尼方得辟如意上二

是也

足以君天下而有臨也然有臨貴有容惟質具生知則寬而不隘裕而不迫溫而和厚柔而順從此仁之德也仁則度量洪大足以育物而有容也有臨貴有執惟質具生知則發而奮起強而有力剛而不屈毅而有守此義之德也義則操持堅固足以制事而有執也有臨尚其有敬惟質具生知則齊焉純一莊焉端嚴中焉無偏倚正焉無邪曲此禮之德也禮則恪恭寅畏足以蒞民而有敬也有臨尚其有別惟質具生知則文焉有章理焉有條密焉無疎漏察焉無眩惑此知之德也知則識見精明足以辨類而有別也既獨稟聰明睿知之資而

又兼備仁義禮智之德信乎為天下之至聖也

溥博是充滿淵泉是積深而時出

是隨時發出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

不先不後意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於中者周徧廣濶萬物之理悉包何溥博也靜深為藏萬化之原皆裕何淵泉也由是時平臨下則聰明睿知之德出焉時乎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德出焉其以時發見於外如此此體用補時出有二義隨時出之則成宜

一原顯微無間之妙也

見而民莫不敬

言而民莫不信

見如衣冠瞻視敬是欽承

言如訓誥號令信是聽信行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其莫測意

變狃

蠻慢也風俗

君臣同川而

浴極為簡慢

也○貊北方

國一作貉孟

子所云貉道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舟

古者觀落葉

因以為舟准

南子曰古人

見歟木浮而

為舟山海經

曰禹始作舟

易曰剡木為

舟剡木為楫

舟楫之利以

濟不通蓋取

諸渙

霜露

霜者陰精也

露者陰液也

陰氣勝陽則

凝為霜雪陽

氣勝陰則散

為雨露霜以

殺木露以潤

草○季秋霜

始降王者順

句重無不二字廣大之體無遺也下二句重錯代二字變通之用不已也

萬物節旨

此主天地言萬物總在天

地間生育一物自有一物

之性命一物自有一物之

太和豈至混淆雜錯而相

害四時日月總在天地間

運行各有交接之次舍各

有出入之躔度豈至紊亂

乖逆而相悖德通在內小

德是發見分給者大德是存主統體者流即流其所

國是華夏之地施及蠻貊

施是傳播蠻是北狄舟車所至

水乘舟陸乘人力所通

言所通又不專

恃舟車矣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此二句是盡日月所照霜露所降

凡有血氣者

血氣專以莫不尊親

尊是尊為元后故曰配天

配是配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

人類言如天講吾知其敬信悅之所在即聲名之所在也是以有聖德聲名洋溢乎中國之

也講丙而施及於蠻貊之遠凡舟車所可至人力所可通上而天之所覆下而地

之所載日月所照之處霜露所降之方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莫不尊之為元后親

之為父母而敬信悅者盡於天下也豈非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故曰配天夫至

聖之德備於已而功用配於天此其所補朱子云此章說發外處故自表觀之則易

以為天道敷而小德川流之義可識矣見下章說存主處故自裏觀之則難知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命實理之人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為能二字貫下三句經以名分秩然上言綸以情意藹然上言

立天下之大本本是大根本就仁義禮智言知天地之化育

知是潛孚默契意化者自有而無育者自無而

有夫焉有所倚倚是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

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

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天行誅以成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
肅殺之威准結之一氣緊承

至聖節旨

此歷舉至聖之德未說到

降霜○和氣行處故曰足以言其德之

津液凝為露具也首一段生知之質包

露從地出瑞說下四段俱有臨中事聰

應圖云王者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

施德惠則甘見睿屬思是志之通微處

露降於草木此知與禮智之智尤敏而

其凝如脂其詳禮智之智聖人與人同

甘如飴具而獨異睿知之知則生

血氣知聖人所獨也臨容執敬

馮厚齋曰血別皆在外五足以則內邊

稟於陰行於事

脈之內而為

稟氣稟於陽溥博淵泉四字關通大德

行於脈之外意却是頓挫上五足以非

而為衛又進一層溥周偏是就裏

面詳細處說博廣潤是就

大概全體上說淵靜深謂

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有

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
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敦化曰道散於人倫而原於性命人惟誠有未至即不能盡倫盡性以至於命耳唯

天下至誠極誠無妄為能於五品人倫為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辨其分綸之合

其類焉為能於所性全體為天下之大本者有以立之而一私不雜萬理畢該焉為

能於一元運運為天地之化育者有以知之而一道相契天人無間焉其化之克敦

如此此皆其功用自然不思不勉

夫焉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雲峯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而達之用也此章言聖人之所

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而原其體也故朱子謂此三句從下說上知

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

本然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肫肫其仁 其仁以生理

○淵淵其淵 其淵以本源

○浩浩其天 其天以心體

○肫肫其仁 其仁以生理

○淵淵其淵 其淵以本源

○浩浩其天 其天以心體

吾由至誠敦化之功用而思大德之心體矣其經綸也慈愛浹洽恩意周流殆肫肫

平見聖心之仁焉其立本也則私欲罔間萬理畢具殆淵淵乎見聖心之淵焉其知

化也心通造化廣遠無方

條辨云上章是從內發出外故由小德說向大德

殆浩浩乎見聖心之天焉

流此章是從外串入內故由敦化說歸大德

講于思承言大德

○苟不

固聰明聖知

固實有也不曰睿知

達天德者

達是優入意天德即仁義

禮智之德者作人字看

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然是道也固惟至誠為能全之亦惟至聖為

固聰明聖知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然是道也固惟至誠為能全之亦惟至聖為

固聰明聖知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然是道也固惟至誠為能全之亦惟至聖為

固聰明聖知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然是道也固惟至誠為能全之亦惟至聖為

固聰明聖知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然是道也固惟至誠為能全之亦惟至聖為

錦衣詩

衛碩人篇美

莊姜也首章

云碩人其碩

衣錦娶衣齊

侯之子衛侯

之妻鄭主篇

刺淫婦也三

章云衣錦娶

衣裳錦娶裳

叔兮伯兮駕

子與行

本謂一源活潑淳泓無盡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孰能知此經綸立本知化之盛哉時出則向之足於用者今則信乎至誠之不易知也是不可以觀天道之極致乎而大德敦化之義亦可識矣

皆見於用矣生知之質與仁義禮智合言之總是德

故註曰五者之德如天節旨

此只由說上節如天如淵在至聖心體上摹寫敬信

悅不重民上正形象見言行時出之妙三而字語意

縮上聲名節旨

此又承上敬信悅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名五德

之聲名也註極言之是極言天下去處疊下六所字

要看含有入類在句法次第銜接尊親即在敬信悅

上見得莫不應上莫不字如天以體言配天以用言

故曰字雖從無息章高明配天來要只是本章贊語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觀衛鄭詩辭言外隱然有尚字意故引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惡非惡文乃惡其著正是為已真心故君

子之道承上詩意來君子緊粘之道指為已言聞然而日章聞是韜藏不露意日章是聞然中英華顯露小人之道小人是務名不

務實之人的然而日亡的是用意在表見意君子之道道承聞然句來淡而不厭淡是淡薄不厭是有意味簡而文簡是樸略

文是文可觀溫而理溫是溫厚理是條理分明知遠之近遠指天下國家言近指身言知風之自風指身之動人者言就風度風采上

說自指知微之顯微指此心之幽言顯指自身而及於人言可與入德矣可與是預許意德即下不顯之德註前章言聖人之德極

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什皆作衣錦娶衣娶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

闡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

作結

至誠章旨

此章就德之統體說言至誠亦是言仲尼首節明功用出於自然是說敦化處次節形容其盛乃推原其為大德也未節言非至聖不能知則深贊其妙耳

至誠節旨

此以至誠二字作主故註每段各提起說經綸就聖人一身言所謂人倫之至也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

潛伏詩

是經君仁其臣臣敬其君是綸立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誠處即是立處天地

正月篇大夫憂亂而作十

化育只是一誠聖人動處即化育之陽靜遠即化育

一章云魚在

之陰亦此誠有以知之耳贊化育以事言助其功也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知化育以心言契其理也無倚自家都是實理無少

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謹)聖至誠之德可謂極盛矣又慮學者馳騫高遠而忘下學之功故此復自下學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至精至微之地蓋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意謂為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要於為己詩有曰衣錦而尚之以綱詩之意蓋惡其錦文之外著而斂於內也古人之立心如此而君子為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只欲實得於己不求人知所以外若闐然無華而就中積美有日章者而無窮小人之道專務人知的然外見而中無其實日就消亡也然所謂闐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樸素自守固若是其淡矣而其中有彌永之旨存焉自不可厭也悃悃無華固若是其簡矣而其中有光輝之美存焉自有其文也敦厚和平固若是其溫矣而其中有秩然之用存焉自有其理也闐然日章如此此皆衣錦尚絅為己之實心也由是以為己之心而知幾知遠之幾在近天下國家之治忽由於吾身之得失也知風之幾在自吾身之得失由於吾心之邪正也知微者顯之幾邪正之有之內者甚微而善惡之由中達外者甚顯也知此三者而於自近微謹之可以充其為己之心與之入德而馴至聖人之(補)王云章內言君子者六惟首節與小人對舉以嚴其介即至篤恭而天下平君矣(補)子境地雖殊要於為道則一此節兩提君子之道作意丁宜以為總貫全文為下學立箇榜樣固可即就本處坐實下學之君子言之亦無不可也○詩云潛雖伏矣(潛)是幽暗之(伏)是隱藏亦孔之昭(昭)孔是甚著(昭)君子內省不疚(承)上二句來君子是入德(無)惡於志(無)惡是無愧志是心(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不可)及是過人(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不見)是獨處(言)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即)潛伏之地(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相在詩 缺欠不必倚著他物

抑篇衛武公

此只申上節摹擬聖心經

作以自警七

綸處即是仁肫肫者懇切

章云相在爾

而不虛浮渾厚而不間斷

室尚不愧于

立本處即是淵淵淵者靜

屋漏無日不

虛而物欲不滯深遠而涯

顯莫子云觀

淡莫測知化處即是天浩

屋漏

浩者誠復之體無不包誠

朱子曰古人

通之用無不運

室在東南隅

苟不節旨

開門東南隅

上節已有形容不盡之意

為突西北隅

故此以難知繼之苟不至

為屋漏西南

者字作一句讀固字貫下

隅為與人纒

須看聰明聖知達天德必

進便先兄東

皆實有底非其人何以知

南隅却到西

至誠但不重人知至誠只

北隅然後始

重在贊至誠難知上

到西南隅此

衣錦章旨

是深密之地

此章言入德成德之序重

曾子問謂之

一德字首節為已是主意

當室之白孫

二三節謹獨存養是其工

炎日當室之

益加密矣故下文

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隱伏矣然其理亦甚昭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明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君子於獨知之地內自省察使念慮之萌無一毫疾病方安於心而無惡是則君子之所不補陳氏曰上言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之地而致謹其獨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

補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詩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慎恐懼意

詩云相在爾室是居室

向是庶幾意不愧無歉故君子不動而敬承相在二句來不動不

言而信言信是誠實言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

然不但謹獨已也詩云相爾在爾室之中向其常存敬畏不愧引詩并言其效

千屋漏之神乎蓋言靜之不可不慎也故君子動固敬也雖不動而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不言而亦必信焉夫不動不補困勉錄云首章先言戒言即屋漏也敬信即不愧也此存養之功而為己益密也

恐懼而後慎獨由靜說到動也此章先言慎獨而後戒懼由疎說人密也語言各有條理道理實無異同

詩曰奏假無言假是感時靡有爭靡是無爭失禮處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承上奏假二句定君子即上密為己

不怒而民威於鈇成怒是以刑加威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金是不敢為惡意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至斫刀也鈇為己之學成而其效則何如詩云主祭者奏假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

則在廟之人亦皆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

日光所漏入也
夫四五節民勸民威天下
平是其效驗末節贊嘆不
顯二字蓋德必如天而後
烈祖篇祀成爲至也所謂中庸以天字
湯之樂也
始以天字終也首章道字
說得廣濶此章德字說得
親切八引詩自己意思都
於說詩處見之

子懷詩
衣錦節旨
此節重立心爲已上知幾
卽爲已起頭下手處惡其
文之著是釋詩立言本旨
在此關然修於內也的然
著於外也不第曰閭而曰
閭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截並
重要醒出而字意淡而不
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閭然
日章之實字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皇矣篇七章
於說詩處見之
衣錦節旨
此節重立心爲已上知幾
卽爲已起頭下手處惡其
文之著是釋詩立言本旨
在此關然修於內也的然
著於外也不第曰閭而曰
閭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截並
重要醒出而字意淡而不
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閭然
日章之實字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子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
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
之則
衣錦節旨
此節重立心爲已上知幾
卽爲已起頭下手處惡其
文之著是釋詩立言本旨
在此關然修於內也的然
著於外也不第曰閭而曰
閭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截並
重要醒出而字意淡而不
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閭然
日章之實字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德輶詩
閭然不竟曰章而曰日章
是從旁人見得上下截並
重要醒出而字意淡而不
厭三句不過是形容閭然
日章之實字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德輶如毛民
鮮克舉之我
儀圖之維仲
由甫舉之
日章之實字思深有味乎
此一段光景故再詳言之

上天詩
俱就日用言行應事接物
說知遠之近主修身言知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文王篇末章
說知遠之近主修身言知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地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
所景仰而勤於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於鈇鉞而不敢爲惡
夫不賞怒卽無言也民勸威卽
靡爭也蓋德盛而民化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不顯是無
百辟其刑之百辟是諸
侯刑是效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承上不顯二句來君子是成德之人篤恭是純粹自然
不自知其恭之謂天下是盡萬邦臣民平是相忘相化

意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
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

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不但已也詩云天子有幽深玄遠之德則百辟

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其皆刑而法之此可見德愈盛則化愈廣矣是

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渾深不可窺測
而天下之人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并勤威之迹亦泯矣夫篤恭是不顯之德天

下平卽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
呂云潛雖二節是天德工夫而不動兩句是工夫

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補極處奏假二節是王道效驗而篤恭句是效驗極

處
○詩云子懷明德
常念意明德指能全天賦之明德言不大聲以色
顯著意以猶

與
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聲是號令色是
容貌化是感化未也末是末務詩曰德輶如毛
輪是輕毛是羽

毛猶有倫
倫是有迹
上天之載
載指天命之
無聲無臭
無聲是無可聽
至矣是

贊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詩言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

云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
作字

風之自主正心言知微之
顯主誠意言上二句舉表
而識裏下一句由內以達
外三知字即大學知所先
後之知入德句兼承為已
知幾為是註知所謹向未
謹也下文謹獨存養即此
近自微者而謹之不賞不
怒天下平則達於風遠而
顯矣

潛伏節旨

此正謹獨之事潛伏孔昭
詩指魚言此借以言心甚
隱微而為莫見莫顯之幾
也丙省二字重一念初萌
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
此志自下學之初已立定
惟不疚方為無惡惡字與
惡其文之著惡字同一痛
切不疚無惡即人所不及
處丙省正人所不見處二
句不是贊辭言不可及唯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
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謂君子
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薦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言不顯
篤恭則其德之深微豈易形容哉詩云上帝自言子懷念文王之明德不大其聲音
與顏色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言為政有本若聲色之於以化民特未
務耳今若但執詩不大之說是猶有聲色者存也不若烝民之詩曰德之輕微如毛
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毛雖微也猶有比類德豈有比類乎惟文王之詩曰上
天之載無聲可聽無臭可聞乃真為不顯之至德矣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之德之
妙然則君子之學必至此而後為極也非由立心為已而進其功焉亦安能至是哉
補朱子云此章凡八引蓋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
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胡氏云首
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始之道道在我者無不本諸天此結果一天字要其所終之
德德成則能不失本諸天者也至此則無聲無臭之天即我不顯之德天人合一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

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在此處若過此關便難致力危之也勉之也

相在節旨

此正戒懼之事上云潛伏猶是有此一物藏在隱微之中不愧屋漏則表裏洞然更無纖芥查滓矣不動敬不言信是敬信在言動之前亦徹於言動之後此所以為加功益密

奏假節旨

此合下節雖以效言却只重德註以極其誠敬釋無言者蓋有言則敬心不翕其云人自化之指與祭之人也詩旨只在祭時言引來則主平日修德感化言賞罰特世之大典非必可廢但德盛而人自化不專靠他耳

不顯節旨

引詩不顯之義只是形容謂厚於恭敬凡工夫至極有睚麟之精意自有周官子懷節旨前面存省極其盛以言之又與首節闇然相照應故百辟刑效亦寬進一步也篤恭而不已者便自幽深立遠而不顯矣非以篤恭訓不顯也天下平亦不是全無政教之法度但行所無事耳上節是動則變此則至於化矣

子懷節旨

上節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至結局處子思深有味乎不顯之德故復三引詩以形容之三詩只重天載一詩然必先之以不大聲色德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孔子是平日論治道語不聲色不大滯於象德輶如毛涉於迹總是形容不顯直逼出無聲無臭來載者發育萬物之事無聲無臭即在無聲臭可言人以是德合於天亦無聲臭可指真德之至矣註惟此可以形容句與未足形容未盡其妙例看

乃補足本

文意外意

中庸卷之一終